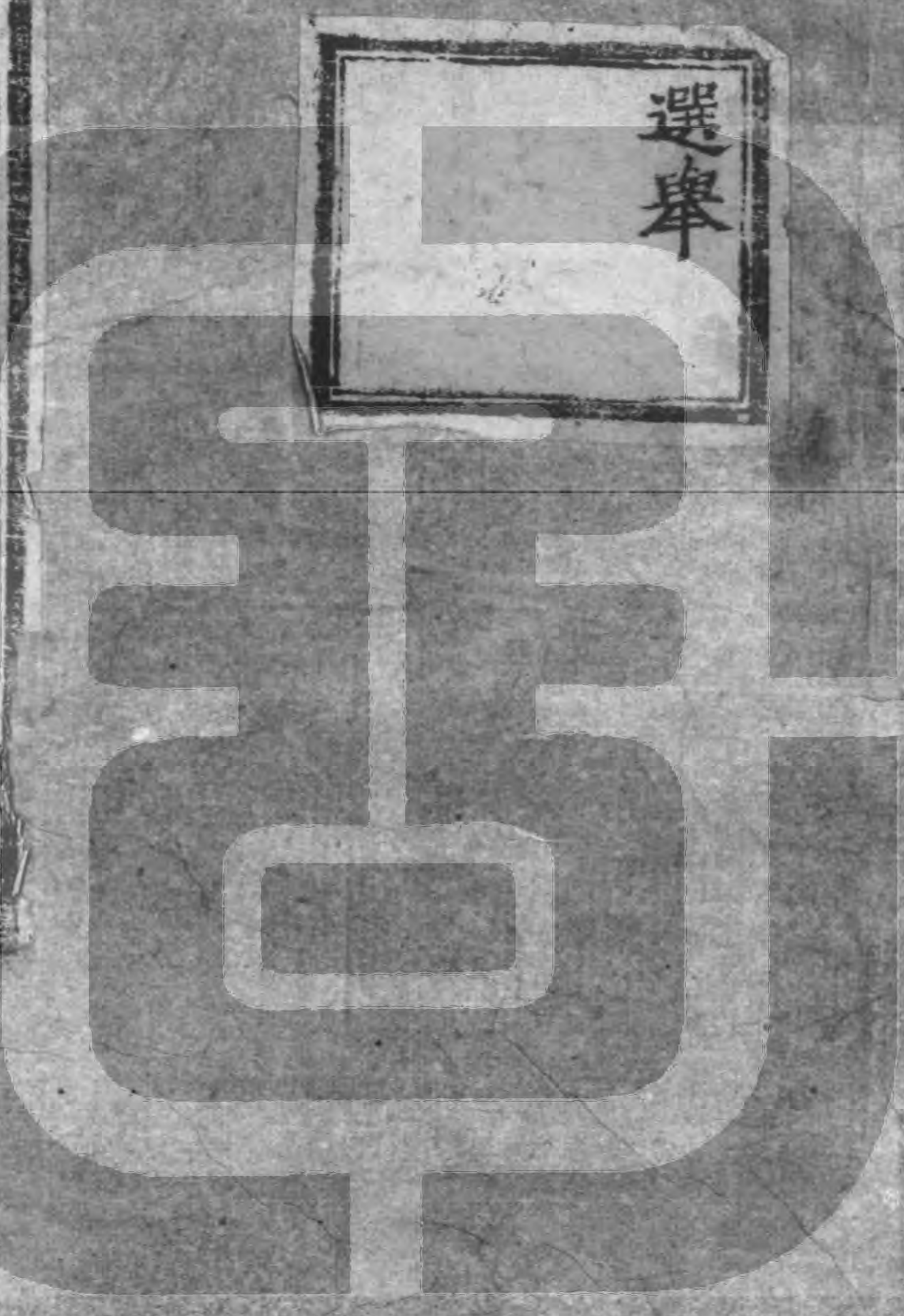


6244
271

選舉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六十三
之一百六十四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六十三

選舉

晉大夫祁奚老晉君悼問曰孰可使嗣祁奚對曰解狐可君曰非子之讐邪對曰君問可非問讐也晉遂舉解狐後又問孰可為國尉祁奚對曰午也可君曰非子之子邪對曰君問可非問子也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祁奚之謂也外舉不避仇讐內舉不避親戚可謂至公矣惟善故能舉其類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漢武帝元光六年冬十一月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施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而黜爵地畢矣夫附下周上者死附上周下者刑

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廉。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

元帝竟寧元年。御史大夫缺。在位者多舉馮昭儀兄大鴻臚野王。上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上以問中書令石顯。顯對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衆賢。私後宮親以為三公也。上曰善。

東漢章帝建初中。陳事者多言郡國率非功次。故守職易解。而吏事寢疏。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大鴻臚韋彪上議曰。伏惟明詔憂勞百姓。垂恩選舉。務得其人。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孔子曰。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於孝

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木可以為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故也。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闕闕。然其婦要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帝深納之。

和帝永元十四年。司空徐防上疏曰。漢立博士十有百家。設甲乙科。以勉學者。今大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不依章句。妄生穿鑿。輕侮道術。寢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代常道。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為博士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議。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為非。上從之。

順帝時。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

文吏試章奏。尚書僕射胡廣上書駁之曰。臣聞君以兼覽博照為德。臣以獻可替否為忠。書載稽疑。謀及卿士。詩美先人。詢于芻蕘。國有大政。必議之於前訓。諮之於故老。是以慮無失策。舉無過事。竊見尚書令左雄議郡舉孝廉。皆限年四十以上。諸生試章句。文吏試牋奏。明詔既許。復令臣等得與相參。竊惟王命之重。載在篇典。當令縣於日月。固於金石。遺則百王。施之萬世。詩云。天難謀斯。不易惟王。可不慎歟。蓋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甘奇顯用。年乖疆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漢承周秦。兼覽毅夏。祖德師經。衆雜霸軌。聖主賢臣。世以政理。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刻戾舊章。便利未明。衆心不厭。矯枉變常。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不博卿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剝異。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臣愚以為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詳採厥衷。敢以警言。冒干天禁。惟陛下納焉。

靈帝時中常侍呂強上言。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舉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受試任用。責以成功。若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尚書舉劾。請下廷尉覆按。虛實行其誅罰。今但任尚書。或復勅用。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書亦復不坐責賞。無歸。豈肯空自勞苦乎。夫立言無顯過之咎。明鏡無見玼之尤。如惡立言以記過。則不當學也。不欲明鏡之見玼。則不當照也。願陛下詳思。臣言不以記過見玼為責。書奏不省。

議郎蔡邕上疏曰。伏見幽冀舊壤。鐘馬所出。比年兵飢。漸至空耗。今者百姓虛懸。萬里蕭條。闕職經時。吏人掾屬。而三府選舉踰月不定。臣徑恠其事。而論者云。避三五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

又二州之士或復限以歲月。狐疑遲淹。以失事會。愚以為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今但申以威靈。明其憲令。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當生設三互。自生留闕。邪。昔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並以才宜。還守本郡。又張敞亡命。擢授劇州。豈復顧循三互。繼以未制乎。三公明知二州之要所。宜速定。當越禁取能。以救時弊。而不顧事臣之義。苟避輕微之科。選用稽滯。以失其人。臣願陛下上則先帝。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書奏不省。

魏明帝時。曹植陳審舉之義。疏曰。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君臣合德。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既時有舉賢之名。而無得賢之實。必各援其類而進矣。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

德昭。則可以匡國朝。致雍熙。稷契夔龍是也。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威四夷。南仲方叔是也。昔伊尹之為。滕臣。至賤也。呂尚之處。屠釣。至陋也。及其見舉於湯武。周文。誠道合志同。玄謨神通。豈復假近習之薦。因左右之介哉。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殷周二王是也。若夫齷齪近步。遵常守故。安足為陛下言哉。故陰陽不和。三光不暢。官曠無人。庶政不整者。三司之責也。疆場騷動。方隅內侵。沒軍喪。累干戈不息者。邊將之憂也。豈可虛荷國寵。而不稱其任哉。故任益隆者。負益重。位益高者。責益深。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此其義也。陛下體天真之淑。聖登神機。以繼統。異聞康哉之謠。偃武行文之美。而數年以來。水旱不時。民困衣食。師徒之發。歲歲增調。加東有獲。敗之軍。西有殪。沒之將。至使蚌蛤。薄翔於淮泗。麋麕。譁譁於林木。臣每

念之未嘗不輟食而揮餐糜膳而摧腕矣。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宋昌曰。內有朱虛東牟之觀。外有齊楚淮南琅邪。此則磐石之宗。願王勿疑。臣伏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號之接。中慮周成召畢之輔。下存宋昌磐石之固。昔騏驥之於吳阪。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孫郵御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蓋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伯樂馳千里。明君致太平。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若朝司惟良。萬機內理。武將行師。方難克殄。陛下可得雍容都城。何事勞動。鑿駕暴露於邊境哉。臣聞羊質虎皮。見草則悅。見豺則戰。忘其皮之虎也。今置將不良。有似於此。故語曰。患為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為也。昔樂毅奔趙。心不忘燕。廉頗在楚。思為趙將。臣生乎亂。長乎軍。又數承教于武皇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聞與之合。竊揆之於心。常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踏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

史之問。使臣得一散所懷。攄舒蘊積。死不惜矣。被鴻臚所下發士息書。期會甚急。又聞豹尾已建。戎軒驚駕。陛下將復勞玉躬。擐挂神恩。臣誠竦息。不遑寧處。願得策馬執鞭。首當塵露。撮風后之奇。接孫吳之要。追慕卜商。起予左右。效命先軀。畢輪轂。雖無大益。冀有小補。然天高聽遠。情不上通。徒獨望青雲而拊心。仰高天而歎息耳。屈平曰。國有驥而不知乘。焉皇皇而更索。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叔魚陷刑。叔向匡國。三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貴族。藩王之中。必有應斯舉者。故傳曰。無周公之親。不得行周公之事。唯陛下少留意焉。近者漢氏廣建藩。吾豐則連城。數十約則饗食。祖祭而已。未若姬周之樹國。五等之品制也。若夫蘇之諫。始皇。淳于越之難。周青臣。可謂知時變矣。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故謀能移主。威能懾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

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言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共其策。沒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臣聞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今臣與陛下踐水履炭。登山浮澗。寒溫燥濕。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不勝憤懣。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滅棄。臣死之後。事或可思。若有豪釐少挂聖意者。乞出之朝堂。使夫博古之士。糾臣表之不合。以我者。如是。則臣願足矣。帝輒優文答報。

青龍中。諸葛誕。鄧颺等。馳名譽。有四憲八達之誚。帝疾之時。舉中書郎。詔曰。得其人與否。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吏部尚書盧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

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為職。但當有以驗其後。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真偽渾雜。虛實相蒙。帝納其言。

晉武帝咸寧初。司隸校尉劉毅。以魏立九品權時之制。未見得人。而有八損。乃上疏曰。臣聞立政者。以官才為本。官才有三難。而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偽難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愛憎決於心。情偽由於己。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訐之忌。用心百態。求者萬端。廉讓之風滅。苟且之俗成。天下訥訥。但爭品位。不聞推讓。竊為聖朝耻之。夫名狀以當才。為清品輩。以得實為平。安危之要。不可不明。清平者政化之美也。枉濫者亂敗之惡也。不可不察。然人才異能。備體者寡。器有大小。達有早晚。前鄙後備。宜受日新之報。抱正違時。宜有

質直之稱。度遠闕小。宜得殊俗之狀。任直不飾。宜得清實之譽。行寡才優。宜獲器任之用。是以三仁殊塗而同歸。四子異行而均義。陳平韓信笑侮於邑里。而收功於帝王。屈原伍胥。容於人主。而顯名於竹帛。是焉論之所明也。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均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與者。獲虛以成譽。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強弱。是非由愛憎。隨世興衰。不顧才實。衰則削下。興則扶上。一人之身。旬日異狀。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託者必達。守道者困悴。無報於身。必見割奪。有私於己。必得其欲。是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暨時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時。實為亂源。損政之道一也。置州都者。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不謂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審便坐之。若然。自仲尼以上。至于庖犧。莫不有失。則皆不堪。何獨責於中人者哉。若殊不備。自可更選。今重其任。而輕其

人。所立品格。遠訪乃做。做非州里之所歸。非職分之所置。今訪之。歸正於所不服。決事於所不職。以長讒構之源。以生乖爭之兆。似非立都之本旨。理俗之深防也。主者既善刀做。做之所下。而復選以二千石。已有數人。劉良上做之所下。石公罪做之所行。駁遠之論。橫於州里。嫌讎之際。結於大臣。夫桑妾之訟。禍及吳楚。閩難之變。難興魯邦。况乃人倫交爭。而部黨興。刑獄滋生。而禍根結。損政之道二也。本立格之體。將謂人倫有序。若貫魚成次也。為九品者。取下者為格。謂才德有優劣。倫輩有首尾。今之中正。務自遠者。則抑削一國。使無上人。穢劣下比。則拔舉非次。并容其身。公以為格。坐成其私。君子無大小之怨。官政無繩姦之防。使得上欺明主。下亂人倫。乃使優劣異地。首尾倒錯。推貴異之器。使在九品之下。負戴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損政之道三也。陛下踐阼。開天地之德。弘不諱之詔。納忠直之言。以覽天

下之情。太平之基。不世之法也。然賞罰自王公以至于庶人。無不加法。置中正。委以一國之重。無賞罰之防。人心多故。清平者寡。故怨訟者衆。聽之則告訐無已。禁絕則侵枉無極。與其理訟之煩。猶愈侵枉之害。今禁訟。則社一國之口。培一人之勢。使得縱橫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獨不蒙天地無私之德。而長壅蔽於邪人之銓。使上明不下照。下情不上聞。損政之道四也。昔在前聖之世。欲敦風俗。鎮靜百姓。隆鄉黨之義。崇六親之行。禮教庠序。以相率。賢不肖於是見矣。然鄉老書其善。以獻天子。司馬論其能。以官其職。有司考績。以明黜陟。故天下之人。退而脩本。州黨有德義。朝廷有公正。浮華邪佞。無所容厝。今一國之士。少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取給殊方。面猶不識。况盡其才力。而中正如與不知。其當品狀。未舉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已則有不識之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

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舉。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進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逐末。位以求成。不由行立。品不校功。黨譽虛妄。損政五也。凡所以立品設狀者。求人才以理物也。非虛飾名譽。相為好醜。雖孝悌之行。不施朝廷。故門外之事。以義斷恩。既以在官職。有大小。事有劇易。各有功報。此人才之實效。功分之所得也。今則反之。於限當報。雖職之高。還附卑品。無績於官。而獲高叙。是為抑功實。而隆虛名也。上奪天朝考績之分。下長浮華朋黨之士。損政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今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為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為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妨。繫繫選舉。使不得精於才。宜况今九品所踈。則削其長。所親。則飾其短。徒結白論。以為虛譽。則品不料能。百揆何以得理。萬機何以得修。損政七也。前九品詔書善。

惡必書以為褒貶。當時天下少有所忌。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貶之義。任愛憎之斷。清濁同流。以植其私。故反遺前品。夫其形勢。以驅動衆人。使必歸已。進者無功。以表勸。退者無惡。以成懲。懲勸不明。則風俗汙濁。天下人焉得不解德行而競人事。損政八也。由此論之。選中正而非其人。授權勢而無賞罰。或缺中正而無禁檢。故邪黨得肆。枉濫從橫。雖職名中正。實為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或恨結於親親。猜生於骨肉。當身困於敵讎。子孫離其殃咎。斯乃歷世之患。非徒當今之害也。是以時主觀時立法。防姦消亂。靡有常制。故周因於殷。有所損益。至於中正九品。上聖古賢。皆所不為。豈蔽於此事。而有不周哉。將以政化之。且無取於此也。自魏立以來。未見其得人之功。而生讎薄之累。毀風敗俗。無益於化。古今之失。莫大於此。愚臣以為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

疏奏優詔答之。

太康中。太子少傅衛瓘以魏立九品。自權時之制。非經通之道。且復古鄉舉里選。與太尉王亮等上疏曰。昔聖王崇賢舉善。而教用使朝。廷德讓野。無邪行。誠以閭伍之政。足以相檢。詢事考言。必得其善。人知名不可虛求。故還脩其身。是以崇賢而俗益穆。黜惡而行彌篤。斯則鄉舉里選者。先王之令典也。自茲以降。此法凌遲。魏氏承顛覆之運。起喪亂之後。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粗具一時選用之本耳。其始造也。鄉邑清議。不拘爵位。褒貶所加。是為勸勵。猶有鄉論餘風。中間漸染。遂計資定品。使天下觀望。唯以居位為貴。人棄德而忽道業。事多少於錐刀之末。傷損風俗。其弊不細。今九域同規。大化方始。臣等以為宜皆蕩除末法。擬古制。以土斷定。自公卿以下。皆以所居為正。無復懸客遠屬異土者。如此。則同鄉鄰伍。皆為邑里。

郡縣之宰。即以居長。盡除中正九品之制。使舉善進才。各由郡論。然則下敬其上。人安其教。俗與政俱清。化與法並濟。人知善否之教。不在交遊。即華競自息。各求於己矣。今除九品。則宜準古制。使朝臣共相舉任。於出才之路。既博且可以厲進賢之公心。數在位之明。聞議令典也。武帝善之。而卒不能改。

太熙中。時燕國中正劉沉舉霍原為寒素。司徒府不從。沉又抗詣中書。奏原為中書。復下司徒參論。司徒左長史荀組以為寒素者。當謂門寒身素。無世祚之資。原為列侯。顯佩金紫。先為人間流通之事。晚乃務學。少長異業。年踰始立。草野之譽未洽。德禮無聞。不應寒素之目。李重曰。案如癸酉詔書。廉讓宜崇。淳競宜黜。其有履謙寒素。靖恭求己者。應有以先之。如詔書之旨。以二品繫資。或失廉退之士。故開寒素以明尚德之舉。司徒總御人倫。實掌邦教。當務峻準。評以一風。

流。然古之厲行高尚之士。或栖身巖穴。或隱跡丘園。或克己復禮。或牽期稱道。出處默語。唯義所在。未可以少長異操。疑其所守之義。而遽同終始之責。非所謂擬人必於其倫之義也。誠當考之於邦黨之倫。審之於任舉之主。沉為中正。親執銓衡。陳原隱居求志。篤古好學。學不為利。行不要名。絕迹窮山。蘊韜道藝。外無希世之客。內全遐逸之節。行成名立。播紳慕之。委質受業者千里。而應有孫益之風。嚴鄭之操。始舉原。先諮侍中。領中書監。華前州大中正。後將軍。累河南尹。轉去三年。諸州還朝。幽州刺史許猛。特以原名聞。擬之西河。求加徵。聘如沉所列。州黨之議。既舉。又刺史班詔表薦如此。而猶謂草野之譽未洽。德禮無聞。唐所徵。雖之實。而無明理正辭以奪沉所執。且慮二品非所求。備。但原定志窮山。備述儒道義。在可嘉。若遽抑。將負西邦之望。傷敦德之教。如詔書所求之旨。應為二品。詔從之。

武帝時重為始平王文學上疏陳九品曰先王議制以時因革因革之理唯變所適九品始於喪亂軍中之政誠非經國不刊之法也且其檢防轉碎微刑失實設朝野之論僉謂驅動風俗為弊已甚而至於議改又以為疑臣以革法創制當先盡開塞利害之理舉而錯之使體例大通而無吝滯亦未易故也古者諸侯之治分土有常國有定主人無異望卿大夫世祿任無出位之思臣無越境之交上下體固人德歸厚秦反斯道寵侯置守風俗淺薄自此未矣漢章其弊斟酌周秦並建侯守亦使分土有定而牧司必各舉賢貢士任之鄉議事合聖典比蹤三代方今聖德之隆光被四表兆庶顛顛欣觀太平然承魏氏彫弊之跡人物播越任無常朝人無定處郎吏蓄於軍府豪右聚於都邑事體駁雜與古不同謂九品無除宜先開移徙聽相并就且明貢舉之法不濫於境外則冠帶之人將不分而自均即止斷之實行矣又建樹官司功在簡久階級少則人心定久其事則政化成而能否著在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以為選例九等當今之要所宜施用也聖王知天下之難常從事於其易故寄隱括於間伍則邑屋皆為有司若任非所由事非所覈則雖竭聖智猶不足以贍其事由此而觀誠令二者既行即人心反本脩之於鄉華競自息而禮讓日隆矣

惠帝時董為尚書吏部郎上疏曰九山林避寵之士雖違世背時出處殊軌而先王許之者嘉其服膺高義也昔先帝患風流之弊而思反統補乃諮詢朝衆搜求隱逸咸寧二年始以太子中庶子徵安定皇甫謐四年又以博士徵安南朱冲太康元年復以太子庶子徵冲雖皆以病疾不至而朝野悅服陛下遠邁先帝禮賢之旨臣訪涇州邑言其雖年近耄耄而志氣克壯耽道窮藝老而彌新操尚貞節所

居成化。誠山栖耆德。足以表世篤俗者也。臣以為宜垂聖恩。及其未沒。顯加優命。時朝廷政亂。竟不能從。

懷帝永嘉初。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山簡上疏曰。臣以為自古興替。實在官人。苟得其才。則無物不理。昔言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唐虞之盛。元愷登庸。周室之隆。濟濟多士。秦漢已來。風雅漸喪。至於後漢。女君臨朝。尊官大位。出於阿保。斯亂之始也。是以郭泰許劭之倫。明清議於草野。陳蕃李固之徒。守忠節於朝廷。然後君臣名節。古今遺典。可得而言。自初平之元。訖於建安之末。三十年中。萬姓流離。死亡畧盡。斯亂之極也。世祖武皇帝。應天順人。受禪于魏。泰始之初。躬親萬機。佐命之臣。咸皆率職。時黃門侍郎王恂。庾純。始於太極。東堂聽政。評尚書奏事。多論刑獄。不論選舉。臣以為不先所難而辦其所易。陛下初臨萬國。人思盡誠。每於聽政之日。命公卿大臣先議選舉。各言所

見。後進雋才。鄉邑尤異。才堪任用者。皆以名奏。王者隨缺先叙。是爵人於朝。與衆共之之義也。朝廷從之。

東晉元帝太興初。尚書陳頤上陳時務。以為昔江外初平。中州荒亂。故貢舉不試。宜漸循舊。搜揚隱逸。試以經策。又馬隆孟觀。雖出貧賤。勲濟甚大。以所不習。而統戎事。鮮能以濟。宜開舉武畧。任將率者。言問核試。盡其所能。然後隨才授任。舉十得一。猶勝不舉。况或十得二三。日。碑降虜。七世內侍。由余戎狄。入為秦相。豈藉華宗之族。見齒於奔競之流乎。宜引幽滯之雋。抑華校實。則天清地平。人神感應。

元帝時。以兵亂之後。務存慰悅。遠方秀孝。到不策試。晉皆除署。至是申明舊制。皆令試經。有不中科。刺史太守免官。太興三年。秀孝多不敢行。其有到者。並託疾。帝欲除署。考慮而秀才如前制。尚書郎孔坦奏議曰。臣聞經邦建國。教學為先。移風崇化。莫尚斯美。古者且耕且

學三年而通一經。以平康之世。猶假漸漬。積以歲月。自喪亂以來。十有餘年。干戈載揚。俎豆禮戢。家廢講誦。國闕庠序。率爾責試。竊以為疑。然宣下以來。涉歷三載。累遇慶會。遂未一試。揚州諸郡。接近京都。懼累及君父。多不敢行。其遠州邊郡。掩誣朝廷。冀於不試。冒昧來赴。既到審試。遂不敢會。臣愚以不會與不行。其為闕也。同若當偏加除。署是為肅法奉憲者。失分。僥倖。投射者得官。頽風傷教。懼於是始。夫三言如絲。其出如綸。臨事改制。示短天下。人聽有感。臣竊惜之。愚以謂王命無貳。憲制宜信。去年察舉。一皆策試。如不能試。可不拘到。遣歸不署。又秀才雖以事策。亦記問經義。苟所未學。實難闡通。不足復曲碎乖例。違舊造。謂宜因其不會。徐更華制。可申明前下。崇脩學校。晉延五年。以展講習。鈞法齊訓。示人軌則。夫信之與法。為政之綱。施之家室。猶弗可貳。况經國之典。而可翫黷乎。帝納焉。

後魏孝文帝時。秘書令高佑上疏曰。今之選舉。未採識治之優劣。專簡年考之多少。斯非盡才之謂。宜停此薄藝。棄彼朽勞。唯才是舉。則官方斯穆。又勳舊之臣。雖年勤可憫。而才非撫人者。則可加之。以爵賞。未宜委之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高祖皆善之。

帝雅重門族。以范陽盧敏。清河崔宗伯。滎陽鄭羲。太原王瓊。四姓衣冠。所推咸納。其女以充後宮。又更為六弟聘室。而以前所納者。為妾媵。又詔以代人穆陸賀劉樓于穆尉八姓。勳著當世。位盡王公。勿充猥官。一同四姓。其舊為部落大人。而三世官在給事已上者。若本非大人。而二世官在尚書已上者。皆為姓。其大人之後。而官不顯者。本非膏粱子弟。為致治手。帝曰。欲為治耳。冲曰。然則今日何為專取門

品不校才能乎。帝曰：君子之門，借使無當世之用，要自德行純焉，朕故用之。冲曰：傳說呂望豈可以門地得之？帝曰：非常之人，曠世乃有一二耳。李彪曰：魯之三卿孰與四科？韓顯宗曰：陛下豈可以責諫貴以賤辭？帝曰：必有高明卓然出類拔萃者，朕亦不拘此制。

孝明帝時，崔亮奏立停年之格，不簡入才，專問勞舊。吏部尚書薛琠上書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得其人則蘇息，任非其器為患更深。若使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使義均行，薦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請不依此。書奏不報。後因引見，復諫曰：共治天下，本屬百官，是以漢朝常命三公大臣舉賢良方正有道直言之士，以為長吏，監撫黎元。自晉末以來，此風遂替。今四方初定，務在養民，臣請依漢氏更立四科，命三公貴臣各薦時賢以補郡縣。明立條格，防其阿黨之端。詔下，公卿議之，事亦寢。

時任城王澄以北邊鎮將選舉彌輕，恐賊虜闕邊山陵危迫，奏請重鎮將之選，修警備之嚴。詔公卿議之。廷尉少卿袁翻議曰：比緣邊州郡官不擇人，唯論資級，或值貪汙之人，廣開戎邏，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屬皆無防寇之心，唯有聚斂之意，勇力之兵，驅令抄掠，奪為己富，羸弱老小，微解工作，苦役百端，伐木芸草，賤貨往還，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功，節其食，綿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什常七八。是以鄰敵伺間，擾我疆場，皆由遣任不得其人故也。愚謂今後邊鎮郡縣府佐統軍，至于戍主，皆令王公以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拘階級，稱職敗官，所舉之人，隨事賞罰，時不能用，及正光之末，北邊盜賊羣起，遂迫舊都，犯山陵，如澄所慮。

唐太宗貞觀初，上謂右僕射封德彝曰：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比來命卿舉賢，未嘗有所推薦，天下事重，卿宜分思憂勞。卿既不言，朕將安寄？對曰：臣愚豈敢不盡情，但今所見未有奇才異能。上曰：前代明王使人如器，不借才

於異代。皆取士於當時。豈得待憂傳說。逢呂尚然後為政乎。且何代無賢。但
患遺而不知耳。德彛慚報而退。上又謂侍臣曰。朕今夜求士。欲專心政道。聞
有好公。則抽擢驅使。而議者多稱彼者。皆宰臣親故。但公等至公行事。勿避
此言。便為形跡。古人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讎。而為舉得其真賢。故也。但
能舉用得才。雖是子弟。及有讎嫌。不得不舉。

三年。上謂吏部尚書杜如晦曰。比見吏部擇人。惟取其言詞。而筆不悉其
景行數年之後。惡跡始彰。雖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如何可獲善人。如
晦對曰。兩漢取人。皆行著節聞。州郡貢之。然後入用。故當時號為多士。今
每年選集。向數千人。厚貌飾詞。未可知悉。選司但配其階品而已。銓簡之
理。實所未精。所以不能得才。

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聞太平後有大亂。大亂後必有太平。承大亂之
後。即是太平之運也。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賢才。公等既不能知賢。朕又

不可遍識。日復一日。無得人之理。今欲令人自舉。於事何如。魏徵曰。知人
者智。自知者明。知人既以為難。自知誠亦不易。且愚暗之人。皆於能代善。
恐長澆競之風。不可令其自舉。

太宗時。冀州進士張昌齡與王公治。皆有文名。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貢
舉。黜之。上問其故。師旦曰。二人文體輕薄。終非令器。若置之高第。恐後進
效之。傷陛下雅道上善其言。

高宗即位。屢責侍臣。以不能進賢。衆不敢對。中書舍人李安期進曰。十室
之邑。且有忠信。天下至廣。才為無賢。比見公卿有所薦進。皆劾為朋黨。滯
抑者未申。而主薦者已訾。所以人人自噤。默以避詈謗。若陛下忘其親讎。
曠然受之。惟才是用。塞讒毀路。其誰敢不竭忠以聞上乎。帝納之。

顯慶中。吏部黃門侍郎劉祥道知選事。乃釐補敝闕。上疏陳六事。曰。
今取士多且濫。入流歲千四百多也。雜色入流未始銓汰。濫也。故共務

者善人少惡人多。臣謂應雜色進者。切責有司。試判為四等。第一付吏部。二付兵部。三付主爵。四付司勳。若坐負當責。雖經赦。仍配三司。若還本貫。則官不雜矣。二曰。內外官一品至九品。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大抵三十而仕。六十而退。取其中數。不三十年。存者畧盡。若歲入流五百人。則三十年自相充補。况三十年外。在官猶多。不慮其少。今入流五千四百。其倍兩之。又停選六七千人。後年別新。加其類。寔廣殆非經久之制。古者為官擇人。不聞取人多而官少也。三曰。宋徽以來。在官者或以善政擢論事者。或以單言進。而庠序諸生未聞甄異。是獎勵之未周也。四曰。唐有天下四十年。未有舉秀才者。請自六品以下。至草野。審加採訪。無令赫赫之辰。斯學遂絕。五曰。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漢用人。亦久其職。今任官率四考罷。官知秩滿。則懷去就。民知遷徙。則懷苟且。以去就之官。臨苟且之民。欲移風振俗。烏可得乎。請四考進階。八考聽選。

以息迎新送故之弊。六曰。三省都事主事主書。比選補皆取疏外。有刀筆者。雖少。參用士流。率以儔類為耻。前後相沿。遂成故事。且掖省崇峻。王言秘密。尚書政本。人物所歸。專責曹史。理有未盡。宜稍革之。以清其選。

乾封中。時承平既久。選人益多。司列少常伯裴行儉。始與員外郎張仁禮。設長名姓。歷榜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其後遂為定制。無能革之者。劉曉上疏論之曰。今選曹以檢勘為公道。書判為得人。殊不知考其德行才能。况書判借人者衆矣。又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為甲乙。故天下之士。皆捨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誠使取士以德行為先。文藝為末。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矣。

永淳元年。中書門下同平章事魏玄同言。選舉法弊。上疏曰。方今人不加富。盜賊未衰。禮誼寢薄者。下吏不稱職。庶官非其才。取人之道有

所未盡也。武德貞觀庶事草創。人物固乏。天作大聖。享國永年。異人間
出諸色入流。歲以千計。官有常員。人無定限。選集猥至。十不取一。取舍
清素。夏商以前。制度多闕。至周煥然可觀。諸侯之臣。不皆命於天子。王
朝庶官。不專一職。穆王以伯冏為太僕正。命曰。慎簡乃僚。此乃自擇下
吏之言也。太僕正特中大夫耳。尚以僚屬委之。則三公九卿亦當然也。
故太宰內史。並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別掌興賢詔事。是分任羣司。而
統以數職。主命其大者。而自擇其小者。漢制諸侯。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
傅相大臣。則漢為置之。州郡。漢置。史督郵從事。悉任之。牧守自魏晉以後。
始歸吏部。而迄于今。以刀筆量才。簿書察行。法與世弊。其來久矣。尺丈
之量。鐘度之器。非所及。則不能度。非所受。則無以容。况天下之大。士類
之衆。可委數人乎。又尸厥任者。間非其選。至為人擇官。為身擇利。下
筆繫親。疏指情。觀勢要。悠悠風塵。此馬奔競。使百折之一面。九能斷

之數言。不亦難乎。且臣聞莅官者。不可以無學。何曰。學以從政。不聞以
政入學。今貴戚子弟。皆早仕。弘文崇賢。千牛輦脚之類。程較既淺。技
能亦薄。而門閥有素。資望自高。夫所謂胄子者。必裁諸學。少則受業。長
而入官。然後移家事國。謂之德進。夫少仕。則不務學。輕試。則無才。又勳
官三衛。流外之屬。不待州縣之舉。直取書判。非先德後言之誼。臣聞國
之用人。如人用財。貧者止糴糠。富者餘梁肉。故當衰弊之。則磨策朽
銳。以取之。太平多士。則遶東髦俊。而使之。今選者。猥多。證以簡練。為急。
竊見制書三品至九品。並得薦士。此誠以席旁求之意也。但衰敗不明。
故上不憂黜責。下不盡搜揚。莫慎所舉。而苟以應命。且惟賢知賢。聖人
篤論。舉陶既舉。不仁者遠。身苟濫進。庸及知人。不擇舉者之賢。而責所
舉之濫。不可得已。以陛下聖明。國家德業。而不建經久之策。但顧望魏
晉遺風。臣竊惑之。願少遵周漢之規。以分吏部選。則所用詳。所失鮮矣。

武后天授中選舉多濫左補闕薛登上疏曰臣聞國以得賢為寶臣以
舉士為忠是以子皮之讓國僑鮑叔之推管仲燕昭王委兵於樂毅符
堅托政於王猛子產受國人之謗夷吾貪共賈之財昭王錫路馬以止
讒永固戮樊世以除譖處猜疑而益信行間毀而無疑此由默而識之
委而察之深也至若宰我見愚於宣尼逢萌被知於文叔韓信無聞於
項氏毛遂不齒於平原此失之故也是以人主受不肖之士則政乖得
賢良之士則時泰故堯資八元而庶績其理周任十亂而天下和平由
是言之則知士不可不察而官不可妄授也何者比來取士多不以才
馳聲假譽互相推獎希潤身之小計忘臣子之大猷非所以報國求賢
副陛下翹翹之望者也臣切觀古之取士實異於今先觀名行之源考
其鄉邑之譽崇禮讓以勵己明節義以標信以敦朴為先最以雕蟲為
後科故人崇勸讓之風士去輕浮之行希仕者必脩貞確不佞之操行

難進易退之規眾議以定其高下郡將難誣於曲直故計貢之賢愚即
州將之榮辱穢行之彰露亦鄉人之厚顏是以李陵降而隴西慙于木
隱而西河美故名勝於利則小人之道消利勝於名則貪暴之風扇是
知化俗之本須損輕浮昔冀缺以禮讓升朝則晉人知禮文翁以儒材
獎俗則蜀士多儒燕昭好馬則駿馬來庭葉公好龍則真龍入室由是
言之未有上之所好而下不從其化者也自亡國之季雖雜縱橫而漢
代求才猶徵百行是以禮節之士敏德自備閭里推高然後為府寺所
辟魏氏取人尤愛放達晉宋之後祗重門資為獎人求官之風率授職
惟才之義有梁薦士雅愛屬辭陳氏簡賢特珍賦詠故其俗以詩酒為
重不以脩身為務逮至隋室餘風尚存開皇中李諤論之於文帝曰魏
之三祖更好文辭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連篇累軸不出月露
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代俗以此相高朝廷以茲擢士故文章

日燬其政日亂。帝納李諤之策。由是下制禁斷文筆浮辭。其年州刺
史司馬劾之。以表不典實得罪。於是風俗改勵。政化大行。煬帝嗣興。又
變前法。置進士等科。於是後生之徒。復相放傲。因陋就寡。赴速邀時。繕
綴小文。名之策學。不以指實為本。而以得虛為貴。有唐纂曆。雖漸革於
前。非陛下君臨。思察才於共理。樹本崇化。唯在旌賢。今之舉人。有乖事
實。鄉議決小人之筆。待脩無長者之論。策第喧競於州府。祈恩不勝於
拜伏。或明制纒出。試遣搜敷。驅馳府寺之門。出入王公之第。上啓陳詩。
唯希咳唾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携之恩。故俗競舉人。皆稱覓舉。覓為
自求之稱。非是人知之辭。察其行而度其材。則人品於茲見矣。徇己之
心切。則至公之理乖。貪仕之性彰。則廉潔之風薄。是知府命雖高。異叔
度勤勤之讓。黃門已責。無秦嘉耿耿之辭。縱不能挹已推賢。亦不肯待
於三命。豈與夫白駒皎皎。不雜風塵。素帛交交。榮高物表。較其廣狹也。

是以取介之古。羞自拔而致其辭。循常之人。舍其疎而取其附。故選司
補署。喧然於禮闈。州貢實三。紛爭於階闈。謗議雜合。浸以成風。夫競榮
者必有競利之心。謙遜者亦無貪賄之累。自非上智。焉能不移。在於中
人。理由習俗。若重謹厚之士。則懷祿者必崇德以潔已。若開趨競之門。
則選仕者皆戚施而附會。附會則百姓罹其弊。弊已則此庶蒙其福。故
風化之漸。靡不由茲。今訪鄉閭之談。唯絀歸於里正。縱使名虧禮法。罪
挂刑章。或冒籍以偷資。或違勳而竊級。假其不義之賂。則是無犯鄉閭。
豈得比郭有道之銓量。茅容望重。裴逸人之賞拔。夏少名高。語其優劣
也。祇如才應經邦之流。唯命武策。武能制敵之例。祇驗學強。若其文擅
清奇。優充甲第。藻思微減。旋即告竭。以此收人。恐乖事實。何者。樂廣假
筆於潘岳。靈運辭高於穆之。平津文劣於長卿。子建筆麗於荀彧。若以
射策為最。則潘謝曹馬必居殊樂之右。若使協贊機猷。則安仁靈運亦

無裨附之益。由此言之。不可一察而取也。至於武藝。則趙雲雖勇。當諸葛之指搦。周勃雖雄。乏陳平之計畧。樊噲會居蕭何之任。必無指蹤之機。使蕭何入麾下之軍。亦無免主之效。聞將長於摧鋒。謀將審於料事。是以文淵聚米。知隗囂之可圖。陳湯屈指。識烏孫之自解。八難之謀。謀高祖。追慙於鄴生。九拒之計。竄公輸。息心於伐宋。謀將不長於弓馬。良相寧資於射策。豈與夫元長自表。嘉節辭鋒。曹植題章。虛飛麗藻。較量其可否也。伏願陛下。降明制。頒峻科。千里一賢。尚不為少。僥倖冒進。瀆立隄防。斷浮虛之飾辭。收實用之良策。不取無稽之說。必求忠謹之言。文則試其効。官武則令其守。禦始既察。言觀行中。亦循名責實。自然僥倖。濫吹之伍。無所蔽其辜。庸故晏嬰云。舉之以語。考之以事。察其言而多其行。拙於文而工於事。此取人得曠之道也。其有武藝超絕。文鋒挺秀。有劾技之偏。馬無經國之大才。為軍鋒之爪牙。作辭賦之標準。自可試凌雲

之策。練穿札之工。承上命而賦甘泉。禦中軍而令赴敵。既有隨才之任。必無負乘之憂。臣謹按吳起臨戰。左右進劍。吳子曰。夫提鼓揮符。臨擊決疑。此將軍事也。一劍之任。非將事也。謹按諸葛亮臨戎。不親戎服。領蜀兵於渭南。宣王持勁卒不敢當。此豈弓矢之用也。謹按楊得意誦長卿之文。武帝曰。恨不得與此人同時。及相如。至終於文園。令不以公卿之位。處之者。蓋非其所任故也。謹按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任。揚雄之坐田議。責其冒薦。成子之居魏相。酬於得賢。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私絕。運讓之義著。則貪競之路銷。自然朝廷無爭祿之人。選司有攝謹之士。仍取寬立年限。容其採訪。簡汰堪用者。令其試守。自然見賢不隱。食祿不專。則苟或進鍾繇郭嘉。劉隱薦李邕。朱穆勢不云遠。有稱職者。受薦賢之賞。濫舉者。抵欺罔之罪。自然舉得賢。行則君子之道長矣。長安中。太后嘗與宰相議。及刺史縣令。李暘唐休璟等。奏竊見朝廷物

議遠近人情莫不重內官輕外職。除授牧伯多是取累之人。風俗不登。實由於此。望於臺閣寺監妙簡賢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績。臣等請讓近侍率先具僚從之。

玄宗開元中國子祭酒楊瑒奏。流外出身。每歲二千餘人。而明經進士不能居其什一。則是服勤道業之士不如胥史之得仕也。臣恐儒風寢墜。廉恥日喪。若以出身人太多。則應諸色裁擢。又奏。主司帖試明經。不求大指。專取難知。問以孤經絕句。或年月日。請自今並帖平文。上甚然之。

肅宗寶應二年。禮部侍郎楊綰條奏。貢舉。疏曰。國之選士。必藉賢良。蓋取孝友純備。言行敦實。居常有德。動不違仁。體忠信之資。履謙恭之操。藏器則未嘗自伐。虛心而所應必誠。夫如是。故能率已從政。化人鎮俗者也。自叔世澆詐。茲道寢微。爭尚文辭。互相矜術。為卿浮薄。竟不偶於任用。趙壹虛誕。終取擯於鄉閭。自時厥後。其道彌盛。不思

實行。皆徇空名。致俗傷教。備載前史。古人比文章於鄭衛。蓋有由也。近煬帝始置進士之科。當時猶試策而已。至高祖朝。劉思立為考功員外郎。又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經。從此積弊。寢而成俗。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遞相黨與。用致虛聲。六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挂壁。况復徵以孔門之道。責其君子之儒者哉。祖習既深。奔競為務。矜藝者曾無愧色。勇進者但欲凌人。以毀謗為常談。以向背為己任。技刺干謁。驅馳於要津。露才揚己。喧騰於當代。古之賢良方正。豈有如此者乎。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垂訓。欲其返淳朴。懷禮讓。守忠信。識廉隅。何可得也。譬之於水。其流已濁。若不澄本。何當復清。方今聖德御天。再寧寰宇。四海之內。願頹向化。皆延頸舉踵。思聖朝之理也。不以此時而理之。則太平之政。又乖矣。凡國之大柄。莫不先擇下臣。古先哲后。皆側席待賢。今

之取人。今將牒自舉。非經國之體也。望請依古制。縣令察考。庶審知在鄉間有孝悌及信義廉耻之行。加以經業才堪策試者。以孝廉為名。薦之於州。刺史當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其通者送名於省。自縣至省。不得令舉人輒自陳牒。比來有到狀保辨識牒等。一切並停。其所習經。左傳。公羊。穀梁。禮記。周禮。儀禮。尚書。毛詩。周易。任通一經。務取深義。與旨通諸家之義。試日差諸司官有儒學者對問。每經問義十條。問畢對策三道。其策皆問古今理體及當時要務。取堪行用者。其經義并策全通為上第。望付吏部便與官。其經義通八策通二。為中第。與出身。下第罷歸。其明經比試帖經。例非古義。皆誦帖括。冀圖僥倖。并近有道舉。亦非理國之體。望請與明經進士並停。其國子監舉人。亦請准此。如有行業不著所由。長相推薦。請量加貶黜。所與數年之間。人倫一變。既歸實。當識大猷。居家者自脩德業。從政者

皆知廉耻。浮競自止。敦一

勸教人之本。實在茲焉。事若施行。即別

立條例。詔左右丞諸司侍郎御史大夫中丞給舍同議聞奏。

尚書左丞賈至議楊綰條奏貢舉疏曰。謹按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周之政尚文。然則文與忠敬皆統人之行也。且夫述行美極人文。人文興則忠敬存焉。是故前代以文取士。本文行也。由辭以觀行。則及辭也。宣父稱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謂之好學。至乎脩春秋。則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辭。不亦明乎。間者禮部取人。有乖斯義。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關雎之義曰。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蓋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故延陵聽樂。知諸侯之存亡。今試學者以帖字為精通。而不窮旨義。豈能知遷怒貳過之道乎。考文者以聲病為是非。而務擇浮艷。豈能知移風易俗。化天下之事乎。是以上失其源。而下襲其流。乘流波蕩。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夫

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由是生焉。臣
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來者漸矣。漸者何？謂忠信
之陵，顏恥尚之失所。末學之馳騁，儒道之不舉，四者皆由取士之失
也。夫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贊揚其風，繫卿大夫也。卿大夫
何常不出於士乎？今取士試之小道，而不以遠者大者，使干祿之徒
趨馳末術，是誘道之差也。夫以蝸蚓之餌，雜垂滄海，而望吞舟之魚
至，不亦難乎？所以食垂餌者皆小魚，就利目者皆小藝。四人之業，士
最關於風化。近代趨仕靡然向風，致使祿山一呼，而四海震蕩，忠明
再亂，而十半不復，向使禮讓之道弘，仁義之風著，則忠臣孝子比屋
可封，逆節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搖也。且夏有天下四百載，禹之
道喪而殷始興焉。殷有天下六百祀，湯之法棄而周始興焉。周有天
下八百年，文武之政廢而秦始并焉。觀三代之選士任賢，皆考實行。

故能風俗淳一，運祚長遠。秦坑儒士，二代而亡。漢興雜三代之政，弘
四科之舉，而京始振經術之學。東都終持名節之行。至有近戚竊位，
強臣擅權，弱主孤立。母后專政，而杜稷不隕。終彼四百，豈非學行扇
化於鄉里哉？厥後文章道弊，尚於浮侈。取士術異，苟濟一時。自魏至
隋，僅四百載。三光分景，九州阻域，竊號僭位，德義不脩。是以子孫連
顛，享國咸促。國家革魏晉梁隋之弊，承夏殷周漢之業。四隩既宅，九
州攸同。覆燾膏育，合德天地。安有捨皇王舉士之道，縱亂代取人之
術。此公卿大夫之辱也。楊綰所奏實為正論。然自典午覆敗，中原版
蕩，戎狄亂華，衣冠遷徙。南北分裂，人多僑處。聖朝一平區宇，尚復因
循版圖，則張閭井未設。士居鄉土，百無一二。因緣官族，所在耕築。地
望繫之，數百年之外。而身皆東西南北之人焉。今欲依古制，鄉舉里
選，猶恐取士之未盡也。請兼廣學校，以弘訓誘。今兩京有太學，州縣

有小學。六韋一動生徒流離。儒臣師氏。祿廩無向。貢士不稱。行實。曾子何常。講習。獨禮部每歲擢甲乙之第。謂弘獎擢。不甚謬哉。祗足長浮薄之風。啓僥倖之路。其國子博士等。望加負數。厚其祿秩。選通儒碩生。間居其職。干道大。量置太學館。令博士出外。兼領郡官。召置生徒。依平故事。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沈富者。序推焉。朝而行之。夕見其利。如此則青青不復興刺。擾擾由其歸本矣。人倫之始。主化之先。不是過也。

德宗時。試太常寺協律郎沈既濟。以爾代兵興。天下多故。官員益濫。而詮法無可道者。至是極言其敝。曰。近世爵祿失之者。多其失。非他。四太而已。入仕之門太多。世胄之家太優。祿利之資太厚。督責之令太薄。臣以為當輕其祿利。重其督責。夫古今選用之法。九流常教。有三科而已。曰德也。才也。勞也。而今選曹皆不及焉。且吏部甲令。雖曰

度德居任。量才授職。計勞升叙。然考校之法。皆在書判簿曆言辭。俯仰之間。侍郎非通神。不可得而知。則安行徐言。非德也。空文善書。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苟執不失。猶乖得人。況衆流茫茫。耳目有不足者乎。蓋非鑒之不明。非擇之不精。法使然也。王者觀變。以制法。察時而立政。按前代選用。皆州府察舉。至于齊隋。敘置多由請託。故當時議者。以為與其率私。不若自舉。與其外濫。不若內收。是以罷州府之權。而歸於吏部。此矯時懲弊之權法。非經國不刊之常典。今吏部之法。廢矣。不可以坐守利弊。臣請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宰臣進叙。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聽州府辟用。則銓擇之任。委於四方。結奏之成。歸於二部。必先擇牧守。然後授其權。高者先署。而後聞。卑者聽版。而不命。其牧守將帥。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得察而舉之。聖主明目達聰。遠聽遐視。罪其私冒。不慎舉者。小加譴黜。

大正刑典責成授任。誰敢不勉。夫如是則竊名偽命之徒。菲才薄行之人。貪叨賄貨。懦弱姦究。下詔之日。隨聲而廢。通大數十。去八九矣。如是人少而員寬。事數而官審。賢者不獎而自進。不肖者不抑而自退。或曰。開元天寶中。未易吏部之法。而天下砥平。尚必外辟。方臻于理。臣以為不然。夫選舉者。經邦之一端。雖制之有美惡。而行之由法。今是以州郡察舉。在兩漢則理在魏齊。則亂吏部。選舉集仁神龍景龍。則素在開元天寶。則理當其時。又承升平。御以法術。慶賞不輟。威刑必齊。由是而理。靡用吏部。而臻此也。況以此時用辟召之法。則理不益久乎。天子雖嘉其言。而重於改作。訖不能用。

貞元中。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陸贄。上奏曰。今月十七日。顧少連延英對。迴奉宣密旨。卿先奏。令臺省長官。各舉屬吏。近聞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放。兼受賄賂。不得實才。此法甚非穩便。已後除

改。卿宜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臣以閣旁謬當大任。采速官謗。上貽聖憂。過蒙恩私。曲降慈誨。感戴循首。寢興不寧。緣是密旨特宣。不敢對衆陳謝。祇稟成命。所宜必行。恭惟聖規。又合無隱。苟有未達。安敢勿言。雖知塵煩。固不可已。夫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勞考則巧偽繁興。而貞方之人罕進。徇聲華則趨競彌長。而沉退之士莫勝。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偽。故孔子云。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夫欲觀視而察之。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是以前代有鄉里舉選之法。長吏辟署之制。所以明歷試。廣旁求。敦行能。息馳騖也。昔周以伯冏為犬僕。命之曰慎。東乃察。罔以巧言令色。獲僻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但命其大官。而大官得自東僚。屬之明驗。

也。漢朝務求多士。其選不唯公府辟召而已。又有父任。兄任。皆得為郎。選入之初。雜居三署。臺省有關。即用補之。是則古之郎官。皆以任舉充選。此其明驗也。魏晉已後。暨于國初。採擢庶官。多由選部。唯高位重職。乃由宰相考庶官之有成効者。請而命焉。故晉代山濤為吏部尚書。中外品員多所啓授。宋明以蔡廓為吏部尚書。郎先使人謂宰相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羨之答云。黃散已下。悉委蔡廓。猶憤恚以為失職。遂不之官。是則黃門散騎侍郎。皆由吏部選擇。不必朝廷列位。盡合。東在台司。此其明驗也。國朝之制。庶官五品已上。制勅命之。六品已下。則並旨授。制勅所命者。蓋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之也。旨授者。蓋吏部銓材畧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吏部注擬。選人奏置循資格限。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銓綜之例。著在格令。至今不

刊。未聞常參之官。悉委宰相選擇。此又近事之明驗也。其後舊典失序。倖臣專朝。捨僉議而重己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任衆之道。益微。進善之途。漸隘。近者每須任使。常苦乏人。臨事選求。動淹旬朔。姑務應用。難盡當才。豈不以薦舉凌遲。人物衰少。居常則求精。大過。有急則備位不充。欲令庶績咸熙。固亦難矣。臣實驚鈍。一無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雖懷竊位之懼。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虛。終難上報。唯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彙征。啓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臣當謹守法度。考課百官。奉揚聰明。信賞必罰。庶乎人無滯用。朝不乏才。以此為酬恩之資。以此為致理之具。爰初受命。即以上陳。求賢審官。粗立綱制。凡是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并因察舉。管効。須加獎任者。並宰臣叙擬。以聞其餘。其屬僚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才實。以狀上聞。一

經薦揚。終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由。示衆以公。明章得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廢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志所謂連觀其所舉。即此義也。自蒙允許。即以宣行。南宮舉人。纔至十數。或非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僚。累經薦延。多歷事任。議其資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於關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之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謂舉薦非宜。復委宰臣揀擇。其為崇任輔弼。博採輿詞。可謂聖德之盛者。然於委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閑邪存誠。猶恐有關。所謂委任責成者。將立其事先。擇其人。既得其人。慎謀其始。既謀其始。詳慮其終。終始之間。事必前定。有疑則勿果於用。既用則不復有疑。待終其謀。乃考其事。事愆于素者。革其弊而黜其人。事協于初者。賞其人。而示其美。使受賞者無所與讓。見黜者莫得為辭。

夫如是則苟無其才。孰

當其任。必得竭才。此古之聖王委

任責成。無為而理之道。言考實。虛受廣納。弘接下之規。明目達聰。廣濟人之道。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聽之於言。欲辨言之真虛。不可不考之於實。言事之得。勿即謂是。必原其所得之由。言事之失。勿即謂非。必窮其所失之由。稱人之善者。必詳徵行善之跡。論人之惡者。必明辯為惡之端。凡此。其言皆考其實。既得其實。又察以情。既盡其情。復稽於衆。衆議情實。一衆相得。然後信其說。獎其誠。如或矯誣。亦宜明罰。如是則言者不盡聽之不勞。無浮妄亂教之談。無陰邪傷善之說。無輕信見欺之失。無潛慎不辯之寬。此古之聖王聽言考實。不出戶而知天下之方也。陛下既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於橫議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誣。率是以行觸類而止。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

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伺志國家所病位必由之昔齊桓公將啓霸圖問管仲以言霸之事管仲對曰得賢不能任言霸也任賢不能固言霸也固始而不能終言霸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言霸也所謂小人者不必悉懷險詖故覆邦家蓋以其意性險邪趣向狹促以沮議為出衆以自異為不群趨近利而昧遠圖効小信而傷大道故論語曰言必信行必果唯硜然小人也夫以能信於言能果於行唯以硜硜淺近不克弘通且尼猶謂其小人管仲尚憂其言霸况又有言行難保而恣其非心者乎此皆任不責成言不考實之弊也聖旨以謂外議云諸司所舉其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者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詳陳所舉之狀某人受賄某舉有情陛下然後以事實於臣臣復以事實於主若便首伏則據罪抵刑如或有詞則付法關書舉者必行其言可誣善者亦反其事

自然憲典克明邪慝不作懲一沮百理之善經何必貸其姦賊不加辯詰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無枉直同貫人何賴焉聖旨又以官長舉人法非穩便令臣並自揀皆不可信任諸司者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不能徧諳多言備閱群才若令悉命羣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為私薦易明敷以暗投儻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情故舉於君上且未絕私薦於宰臣安肯無詐失人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為所實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今人將徇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徧識踵前頡訪於人若訪於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前轍之失也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必不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委任長官慎求僚屬所舉既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聞謬

之責。人之常性。莫不愛身。况於臺省長官。皆是以當朝選。執首循私。安舉。以傷名取責者乎。所謂臺省長官。即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侍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不出其中。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則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豈有為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察。物議悠悠。其惑斯甚。聖人制事。必度物宜。集求備於一人。無責人於不逮。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選不失類。如實行。有倫則杜絕徵求。將務得人。無易於此。是故選無遺賢矣。實於周行。既任才德兼茂。歷試不渝者。然

以朝者。各委長吏任舉之。則下是宰臣序進之。則朝無曠職矣。任之。則海內無遺士矣。夫求才

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考精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序進是也。求不廣。則下位罕進。下位罕進。則用常之人。用常之人。則懼曠庶職。懼曠庶職。則苟取備員。是以考課之法。不暇精也。考不精。則能否無別。能否無別。則砥礪漸衰。砥礪漸衰。則職業不舉。職業不舉。則品格浸微。是以賢能之功不克彰也。皆失於不廣求人之道。而務選士之精。不思考課之行。而望得人之美。是以望得彌失。務精益求精。蓋源浚流。未見其可。臣欲詳徵舊說。伏恐聽覽為煩。粗舉一端。以明其理。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欲收人心。尤務拔擢。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進士之道。豈不傷於容易哉。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此乃近於求才貴廣考課貴精之効也。陛下

誕膺寶曆思致理平雖好賢之心有踰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逮往時
蓋由鑒賞獨任於聖聰搜擇頗難於公舉但速登延之路罕施練藝
之方遂使先進者漸益凋訖後來者不相接續施一令則謗沮五起
用一人則瘡痍立成此乃失於選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則天
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東之規太精而失士是知雖易於選用
而不易於苟容則所易者適足廣得人之實不為害也不精於法制
而務精於選才則所精者適足梗進賢之途不為利也人之才行自
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若錄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
捨長則天下無不棄之士加以情有憎愛趣有異同假使聖如伊周
賢如楊墨求諸物議孰免譏嫌昔子貢問於孔子曰鄉人皆好之何
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
之其不善者惡之蓋以小人君子意必相反其在小人之惡君子亦

如君子之惡小人則察其情在審其聽聽君子則小人道廢聽小人
則君子道消今陛下慎選宰臣必以為重至於庶品精擇長吏必以為
愈於末流及至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則但納橫議不稽始謀是
乃任以重者輕其上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辯所毀之虛實不校
所議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
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臣之切言固非為已所惜者致理之道所感
者見逼之恩輒因陳謝布露以聞惟陛下幸察

韓愈上奏曰右臣伏見今月十日勅今年諸色選舉宜權停者道路
相傳皆云以歲之旱陛下憐憫京師之人慮其乏食故權停舉選以
紀其來者所以省費而足食也臣伏思之竊以為十口之家益之以
一二人於食未有所費今京師之人不啻百萬都計舉者不過五七
千人并其僮僕畜馬不當京師百萬分之一以十口之家計之歲未

為有所損益。又今年雖旱去歲大豐商賈之家必有儲蓄舉選者皆
蓄持資用以有易無未見其弊。今若暫停舉選或恐所害實深。一則
遠近驚惶。二則人事失業。臣聞古之求雨之詞曰。人失職興。然則人
之失職。足以致旱。今緣旱而停舉選。是使人失職而召災也。臣又聞
君者陽也。臣者陰也。獨陽為旱。獨陰為水。今者陛下聖明在上。雖堯
舜無以加之。而羣臣之賢不及於古。又不能盡心於國。與陛下同心
助陛下為理。有君無臣。是以久旱。以臣之愚。以為宜求純信之士。骨
鯁之臣。憂國如家。忘身奉上者。超其爵位。置在左右。如殷高宗之用
傅說。周文王之舉太公。齊桓公之拔甯戚。漢武帝之取公孫弘。清閑
之餘。時賜召問。必能輔宣王化。銷殄旱災。臣雖非朝官。月受俸錢。歲
受祿粟。苟有所知。不敢不言。謹詣光順門奉狀以聞。

憲宗元和中。舒元與上疏曰。聖德修三代之教。盡善矣。唯貢士一門

闕焉不修。臣竊以為有司過矣。臣為童子時。學讀書。見禮經有鄉舉
里選。必得其人。而貢於上。上然後以弓旌束帛。招之。臣年十五。既通
經。無何。心中有文竅。開則又學之。徧觀羣籍。見古人有片善。可稱。聞
於天子。有司。天子有司。亦修禮待之。不苟。臣既學文。於古聖人言。皆
信之。謂官實待問上國。必見上國禮。無幾。前年。臣年二十三。學文立
成。為州縣察臣。至得備下土貢士之數。到闕下。月餘。待命。有司始見
貢院懸板樣。立束縛檢束之。自勘磨狀書。刻書與吏胥等。倫。臣幸狀
書備不被駁放。得引到尚書試。試之日。見八百人。盡手携脂燭水炭
泊朝。脯餐器。或倚於肩。或提於膺。為吏胥縱慢。聲大呼其名氏。試者
突入。棘園重重。乃分坐廡下。寒飈雪飛。單席在地。嗚呼。唐虞闕門。三
代貢士。未有此慢易者也。臣見今天下之貢士。既如此。有司待之又
如此。乃益大不信古聖人言。及觀今之甲賦。佳詩。皆是偷拆經語。侮

聖人之言者。乃知非聖人之徒也。臣伏見國朝開進士一門。苟有登
升者。皆資之為宰相公侯卿大夫。則此門固不輕矣。凡將為公侯卿
相者。非賢人君子不可。有司坐舉子於寒廡冷地。是比僕隸以下。非
所以見徵賢之意也。施棘圍以截遶。是疑之賊。姦徒黨。非所以示忠
直之節也。試甲賦律詩。是待之以雕蟲微藝。非所以觀人文化成之
道也。有司之不知其為弊。若此。臣恐賢人君子遠去。不肖汚辱為陛
下用。且指近陳之。今四方貢珠玉金銀者。司則以篋篚皮幣承之。貢
賢才俊。又有司以單席冷地承之。是彰陛下輕賢才而重金玉也。賢
才耻之。臣亦耻之。臣又見每歲禮部格下天下。未有不言察訪村實
無頗邪。然後上貢。苟不如格。抵罪舉主。臣初見之。竊獨心賀。謂三代
之風必作於今日。及格既下。而法不下。是以歲有無藝朋黨。譁然扇
突。不可絕。此又徒用格為徒亂人耳。又於格中。程之人數。每歲多者

固不出三十。少或不滿二十。此又天子納士之心也。何以言之。
今日月出沒。皆為陛下內地。自漸海流沙。朔南周環。綿億萬千
里。其間異氣所鍾。生英豪俊彥。固不少矣。若陛下明詔。必以禮
舉之。忽一歲之內。有百數元凱揚馬之才。德者來之。則有司必
曰。吾格取二十。而黜八十。是為求賢耶。遺賢耶。若有司以僕隸待之。
忽一歲之內。負才德者。無十數輩。則有司必曰。吾拔二十。是繆
收其半。徒足滿人數。是為取才耶。取合格耶。其不可先定人數。
亦昭昭矣。向之數事。臣久為陛下疾。有司不供職。使聖朝取士
首科。委就地矣。臣寒微若此。出言不足以定貢士之得失。然百
慮之中。或幾一得之。臣竊欲陛下詔有司。按三代故事。明修
格文。使天下入貢者。皆茂行實。不拘人數。其不茂行實。法與
之隨。此為澄源。源既澄。則末者皆向方矣。俾有司加嚴禮待

之舉六義試之。試之時。免自擔荷。廊廡之下。特設茵榻。燻
火脂燭。設朝脯飯饌。則前日之病庶幾其有瘳矣。人人知天
子重賢。獎士之道。勝氣塗漫如此。士之立身。無不由正。以成
之者。為士身正。則公卿止。公卿正。未有天下不治者。天下治而
陛下求不垂拱。以高揖義軒。不可得也。苟不如此。則士之求
名。無不由邪。以成者。為士邪。未有公卿不邪者。公卿邪。未有天
下而治者。天下不治。而陛下欲不役聖慮。而憂黔首。不可得也。
臣雖至愚。以此觀之。知貢士之道。所繫尤重。是以願輸血誠。以
正此門。陛下無以臣跡在貢士中。疑臣自謂。臣雖不敏。竊窺太
常一第。不為難得。何以明之。若使臣為今日貢士之體。事便僻
巧佞。馳騫關鍵。固非臣之所不能也。耻不為也。故臣以頑才。干
有司。得之固無忝。不得則納屨而去。蹤跡累由。以樂陛下熙

熙之化。何往而無泉石之快哉。伏惟陛下留神獨聽。天下之幸也。於
臣何幸。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六十三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六十四

選舉

宋太宗時梁顥初舉進士不中第留闕下獻疏曰臣歷觀史籍唐氏之御天下也列聖間出人文闡耀尚且渴於共治旁求多彥設科之選逾四十等當時秉筆之士彬彬翔采表著所以左右前後有忠有良導化原樹治本者享三百年得人之由也五代不競茲制日淪國家興儒追風三代方今科名之設俊造畢臻秉筆者如林趨避者如雲貢於諸侯考於春官陛下躬臨慎擇必盡至公奈何所取不出於詩賦策論簡於心者援而陟之拂於心者推而黜之寧無濫陟枉黜之失耶其間闡葺妄進濫廁科場者間亦有之若曰陛下嘉惠孤寒沉滯之士罔計賢否悉拔而登之一視同仁臣竊謂此非確論蓋聖人在上則內君子而外小人若薰蕕同器甚非所以正人倫厚風俗

也。況丘園之下。豈無宏才茂德之士。陛下誠能設科以擢異等之士。俾陳古今之治亂。君臣之得失。生民之休戚。賢愚之用舍。庶幾有益於治。不特詩賦論策之小技。以應有司之求而已。疏上不報。

真宗咸平元年。右司諫孫何上奏曰。臣聞王化基乎儒學。而治本根于文章。故歷代取人。必先文學之士。賢輔名將。良二千石。皆由此途出。所謂學。非解詁句讀之學也。必可以財成制度。弼厥治。助厥化者焉。所謂文。非聲病偶對之文也。必可以寅亮經綸。盡吾民。致吾君者焉。唐虞夏商。簡畧難嗣。炳煥可法。時唯宗周。始之以鄉舉。里選。終之以察言觀行。多士之脉。由茲而興。垂之百王。宜無愧色。漢懲戰國亡秦之弊。追用周制。旌表孝悌。簡拔茂異。或待之不次。或歸之常調。苟不以納粟拜爵。入貲為郎。凜然古風。庶幾而復。由魏而下。迄于陳隋。規模雖觀。無足比數。唐五代之末。斟酌沿革。參用古今。紀綱四方。宰

寵俊。公夫在禮部。得於制舉。禮部之舉。進士明經等科是也。制舉所得賢良方正等科是也。凡進士明經等科。前所謂解詁句讀聲病偶對者也。非失而何。凡賢良方正等科。則所謂財成制度。寅亮經綸者也。非得而何。然是時流品洞分。除授各別。禮部所第。不過典校辟置。郡掾縣佐。曠日持久。未出平遷。制舉所以得。必皆遺補。館殿臺郎御史。匪朝伊夕。奮為公輔。故所失無大害。所得必大利。事在前史。可覆而驗。李唐將季。干戈日尋。無用之詞。勝化成之文。廢始罷制舉。專取禮部。五代執守。以為故事。雖復朝野多故。或馬荐生。至於文物寂寥。治道蕪雜。衣冠千計。無一赫赫之稱者。未必不由於此。國家有天下四十年矣。廓土闢宇。芟逆夷亂。高視百代。為太平寤寐。雋賢屬精。貢舉樂才。嗜善。憂無與隣。然猶未復賢良方正等科。清途華貴。唯以進士明經。逾資而升。豈不念林壑非常之士。或有遺棄者乎。豈不念臺

閣所進之人。或有僭濫者乎。豈不念群官庶尹。或有才畧無以自發者乎。豈不念一日萬機。或有遺闕無以上達者乎。豈不念取士之制。因循近例。不可為子孫法者乎。意者群有司百執事。未之思耶。將茲事體大。非賤臣之所知耶。不然。何當置而未置。當復而未復。如此之久耶。是則士傳言庶人竊議。不為僭矣。

何又上奏曰。臣聞書稱教胥子。有虞庠辟雍之文。易載賓王有鄉舉里選之制。皆所以導王化育。官材宰籙。美雍陶冶風俗。必見推於太學。方獲譽於公朝。從古洎今。斯道不易。東漢則諸生三萬。李唐則學生八千。上所東求。必由此出。亦有定茲崇貢。擇彼時英。或州舉謂之茂才。或公車宣為有道。縣次給食。俾與節備。下詔雖頻。中選尤寡。及乎孝廉立格。進士設科。尚皆聘自高年。若從太守。上中下郡人數有差。餘皆附學讀書。方得上名。禮部其機。士風澆薄。世態銷利。賤古道。

於儒宮。慕他岐於天府。闡茸之士。始入泮林。英豪之源。例趨京兆。而又兵戈繼起。經制莫存。絃誦之義。皆亡。郡縣之學。盡廢。原乎所以。抑有其由。蓋以定令之初。綱條踈闊。兵館升降。縱限門蔭之高。異兩京薦論。曾無科禁。以釐革。遂令淺俗扇以成風。外地絕無學生。神州悉號鄉貢。下至工商雜類。方遊太學。廣文伏見。近降明制。懲科場之積弊。立貢士之新規。中命有司。十取其二。違則有辟。今在必行。斯實聖哲教導之方。朝廷畫一之法。然臣以為尚有未盡者。請為陛下陳之。夫理歸宗極。事有根源。將陳救弊之謀。須有從長之論。且生徒棄本為日斯多。庠序不修。其來自久。國家必欲開孤進之路。闢至公之門。莫若再舉令文。復嚴經術。使寒畯之士。由鄉里以升聞。世祿之家。自成均而出仕。太學不得補庶人之子。神州不得貢鄉士之門。貴介綺羅。府送者有罪。章莽常布。監牧者黜。官其外郡。或駢繁縣之富庶者。

按舊典重立學官。深選耆儒碩生為之博士助教。精加課試。公與薦
延歲終。仍依新條。限以人數發解。必有軼羣之異行。拔俗之英才。匪
由鄉庠。亦許公議。得其士。受薦賢之賞。非其人。坐謬舉之刑。尋常之
流。一準上法。易貴變而能久。政在改而更張。臣謂此今既行。可使斯
文復振。豈直四科取士。自當三代同風。難者或曰。今古異宜。質文迭
用。但求一王藝。勿繫前言。此又委巷之談。陋儒之見。夫以文取士。既已
失之。取之乖方。弊將安救。今士子目為鄉舉。其實自媒。贊投於郡府
之門。關節於公卿之第。屬詞比事。合格者不過彫蟲。任傳棄經。入流
者未逾章句。若不收之學校。選自州閭。實慮他時益成薄俗。茲事體
大。惟陛下特達而行之。臣出身之初。亦自府解。豈敢忘本。遽陳此謀。
羞目擊輕浮。心知謬濫。是以冒不測之罪。登狂夫之言。

三年。知秦州田錫上奏曰。臣竊惟唐設制科。有道侔伊呂科。有識

論者堪任將帥科。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自太祖朝。兵部尚書張
照奏請與制舉。時據所奏前代制舉內。選置三科。一賢良方正能
直言極諫科。一經學優深可為師法科。一詳閑吏理達於教化科。勅
文畧曰。應天下諸色人中。不限前資任職官。黃衣草澤等。並可應詔
送吏部。試策論三道。共三千言。以當日內取文理俱優人物。爽秀者
方得解送。其登朝官亦許上表自舉。雖設制科之名。未盡取人之理。
何以明之。夫漢詔取人。不限對策字數。隨其所對。盡其所見。故孝文
時晁錯對策。不過二千字。孝武時董仲舒對策。不過二千餘字。然上
覽之而異焉。乃復策之。凡詔策三問。而所對皆不及二千餘字。洎公
孫弘答策。纔五百餘字。然漢之得賢良。斯為盛矣。觀董仲舒對策
三道。亦非以當日內成。今但依漢之取人。則董晁公孫輩不獨漢
有也。

天禧元年。禮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李諮上奏曰。臣伏觀近降詔書。應內職三司副使諸司使。升朝官正言監察已上。各於見任知州通判知縣縣令內奏舉一員者。此蓋陛下順考古道。啓迪鴻猷。顧萬務之至繁。息衆才之共理。遂申命於執事。俾各舉於所知。冀英俊無沉陸之嗟。而朝廷有得人之盛。斯實治國掄材之要道也。若乃舉不失德。式副於明揚。如或稱匪其人。曷資於委用。恭以詔旨云。升朝官正言監察已上。即是南宮員外郎已上。皆得舉官也。伏以國家荷錫祚之珍符。悟開先之寶系。喬丘檢玉。睢壤瘞牲。修曠絕之上儀。沛苑鴻之渥澤。注澂有同於雲露。涵濡靡間於蓼蕭。絲綸併示於均禧。簪級盡命於進秩。垂紳文陛。雖謂於才升。應宿仙曹。或由於恩授。亦有身居散地。職異親民。若令一舉舉官。嘗恐未能作哲。臣以謂舉官之道。不知精擇舉主。若得其人。則所舉之官自然不謬矣。昔鮑叔之薦管仲。

子桑之知孟明。祁奚之稱解狐。胥臣之任卻缺。率皆成功立事。垂範作則。傳稱唯其善。故能舉其類者。蓋謂此也。臣欲乞自職諸司使。及正言監察已上。須歷任已來。別無贓污。及不是。見監臨場務者。方得依所降詔。勅舉官。然後據其所舉之人。載詢淑慝。重覈幽明。儻肆欺誣。嚴行黜削。如此。則圭符之吏。必獲於循良。銅墨之官。免貽於貪冒。選衆責實。或近於斯。臣早以庸材。遭逢亨會。仰荷生成之施。敢忘補報之心。雖芻蕘之至微。亦睿聖之攸擇。

仁宗寶元二年。知諫院富弼上奏曰。臣伏觀載籍。自古取士。無如本朝路狹。三代以往。不復紀列。兩漢而下。歷南北朝。及隋唐十餘代。取士之法。各有科條。大率如賢良孝廉。孝弟力田。明經秀才。進士。唐又添制舉五十餘科。此外又許藩鎮辟召。及諸色人薦舉。亦許自薦拜官。歷代求人。唯務廣博。所以天下懷才抱器之士。無不牢籠收攬。盡

為朝廷之所用也。國家取人。唯有進士明經二科。雖近設制舉。亦又取人不多。是三者大抵只考文辭念誦而已。天下之士有大才大行。而賦性不能為文辭就舉試者。率皆遺之。臣切思近年數榜以來。放及第者。如河北河東陝西此三路之人。所得絕少者。何。蓋此處人物稟性質魯。不能為文辭中程試。故皆老於科場。至死不能得一官。豈三路之人。獨不樂富貴哉。蓋求之而不得也。今縱有稍在顯官者。亦不過三五人而已。此數路之人。雖不能為文辭。若其大才大行。及強悍奸雄。則諸路不及。向時天下無事。則此等人。或在場屋。或在農畝。或為商賈。或為僧道。屈伏不能有所為。但怨望思亂而已。今吳賊寇邊。西陲用武。覆軍殺將。中外震恐。兵寡糧匱。調發無所。當是之時。乃此等人踴躍快意。皆欲助賊為患。或更有盜賊屯聚。則為之倡首。驚劫州縣。自圖富貴之時也。其間忠義者。尚思因時駐屯。而願為朝廷

之用者。然朝廷至今未悟。不加搜訪。臣恐為他人所得。則中國處處皆為敵國也。臣伏見漢高祖作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武帝又親作詔令。州郡察吏民。舉可為將相。及使絕域者。唐高祖亦勅關內河東諸州。召募勇敢。以討吐蕃。此皆前王所行。而有濟時用者也。臣又見朝廷向來所用之人。多至敗事。雖切求人。未見可者。陛下勿謂在官皆人傑。而民間無復有人。臣欲乞條列名目。如臨難不顧。勇敢絕倫。武足安邊。才任將帥。武藝超眾。智謀宏遠。并可使絕域之類。列十餘條。特降手詔。下陝西河北河東京東京西路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及諸州長吏。仰依上項名目。察訪舉奏。不拘人物。不限人類。能作文字者。即試以策問。勿限字數。不能為文者。但令直說事狀。或口陳方略。亦許詣闕自薦。仍各量給裝錢。如審知可用。即文武資中隨其所。欲量高下補授。如此。必然得人。伏緣太平已久。武人在顯位者。或以

恩澤進。或以年勞陞。自餘門蔭雜調。皆是常人。不聞自孤寒中才。或擢用。臣所以謂非常人多在民間。自是不求。或求之不至。若果行此。必非虛設。今歲或有貢舉。兼之不妨。若貢舉權能獨行此詔。亦不失人。

慶曆元年。弼為右正言。知制誥。上奏曰。臣伏以取士之道。為國家之大務也。三代兩漢。專求行實。是以風俗淳厚。百職修舉。隋唐之際。純用文辭。以篇賦相高。以聲譽相尚。公卿將相。於且乎出。國朝沿隋唐之制。以進士取人。祇採辭華。不求行實。雖間設制舉。然大率亦以章句為務。是以擇之彌謹。而失之愈疎。且以陛下臨御以來。計之積二十年。所得不減三千餘人。其間確然為名公巨擘者無幾。近日竊見朝廷欲選一二良吏。而終未能得。其故何哉。蓋入仕之初。但取空文。不求實才。實行之所致也。今天下多事。邊鄙未寧。若不求人。將何以

濟。求人之本。唯科場最大。科場之法。行之已久。盡革則駭眾。不革則乏人。臣欲今後科場考試。以策論為先。校度所放人數。且取其半。餘半詔天下諸州。於境內搜訪土著之人。自來為鄉黨所推。或德行純備。或志節方勁。或學識該敏。或智畧詳明。或有才可以治民。或知兵可以禦敵。如此之類者。仰逐州官吏同共察訪。委實應得上項條目。即具名聞奏。仍以州郡大小。限其人數。令長吏以禮津遣。年終集于都下。朝廷再加較試。量高下擢用。若舉薦不當。明行降黜。或所舉得人。則優與酬賞。昔漢尚書令左雄建明。孝廉之法。頒下郡國。是時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黜免。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東漢得人之盛。唯此為最。伏惟陛下勉而行之。不數年當盡得天下實才。實行之。士萃於朝廷。緩急應用。百務俱理。又何患乏人哉。必若行此。取士之

數不加而得人之實則多矣。至於明經選試尤為無法。乞今後不較字數專以經中否為格。仍試時務策三道以定高下。每度所放人數祇取其半。自然得人而不至冗矣。

吏部尚書夏竦論制貢舉疏曰。伏以隋設進士之科。唐氏特隆其選。歲登榜帖。不遠三十。賢雋之器。將相之具。在其選中。諒不虛語。然主司慎選。弊於回撓。豪右角逐之衢。是非鋒起之場。進孤寒則道直而有悔。私權貴則道枉而無咎。貢舉之間。因循滋弊。國家大設場屋。旁求髦雋。雖搜賢之禮博於虞夏。而登科之士冗於隋唐。濫者或輩準材者或依退。薦書未達於冕旒。馳聲已滿於塗路。求夫厥由。其弊斯在。始則天下州郡薦送冗雜。祝謁已先。秋賦里選。何有至公。擇官一郡。選賢數縣。錚錚佼佼。推為翹楚。故大藩動盈百數。支郡不遠百里。一賢無乃多矣。次則省試有司。優容過當。或以三應五上。華顛鮐背。

嘗對揚金殿。授薦邊城。皆蒙姑息。取預科級。明試之道。無乃遠乎。若萬方上計。高鍵貢闈。衣冠鱗萃。而萬數卷軸。山積而億計。良苦相雜。精裨交半。銓品之官。不踰五員。考試之限。不越三旬。雖周孔無以施其鑒。荀孟無以展其材。况主司不一。好尚差殊。學古者注意於策論。脩辭者宅心於詩賦。簡畧者鄙其闕衍。綺麗者輕其質直。鑒裁既紛。品題乃惑。緇素無常色。金土無定價。燕雀遇便風。則高翔千仞。蛟龍無尺水。則困於泥塗。故工拙之狀。多乖外望。致躁競之士。騰口謗議。為朝廷計者。莫若改立制度。頒下郡國。自今本道舉人。各於都會取解。專委輸運之使。慎擇秋賦之官。選采良士。上名禮部。朝廷於是選官十員。立限一季。先則品題所業。次乃詳考呈試。不得以場籍年齒御試遠人。妄分條目。濫居等級。但詩賦策論俱善為上等。詩賦優而策論劣。策論優而詩賦劣者為中第。自餘不逮。皆從駁放。擇材而升。

不限其數。奏名之日。則榜列程試合格者。自省門而存丹筆題。明下臧否。標其警策之辭。識其疵贅之語。凡於卷末。統論得失。合送合落。各令知悉。如有不當。並聽言上。是則主司無啓倖之門。薄徒有知過之心。進人以禮。退人以禮。必也是乎。

右正言孫沔乞定蔭補奏曰。臣伏觀國朝自景德祥符間。屢行大禮。旁流慶澤。凡文資自帶職員外郎。武職自諸司副使已上。每遇南郊。及知雜御史已上。逐年聖節。並許奏蔭子孫弟姪。雖推恩至深。而永式未立。今臣寮之家。皇親母后外族。皆得奏薦。略無定數。多至一二十人。少不下五七人。不限才愚。驟居祿仕。未離襁褓。已列簪紳。或自田畝而來。或從市井而起。官常之位已著。而僕隸之態猶存。是則將國家有數之品名。給人臣無厭之私惠。故使父兄不知教訓。子弟不修藝業。俾之從政。只以害民。若不急為更張。已見積成弊倖。欲乞今

後帶職員外郎正郎。只許蔭叙一名子弟。少卿給諫二人。丞郎三人。尚書四人。僕射已上五人。致仕及物故各更與一名。武職等次比類官品。皇親母后之族。及兩府大臣。亦乞約立人數。用分等級。臣叨司遺事。合舉大綱。伏望聖慈。特差近上臣寮。定其久制。以為萬世之法。三年。知諫院歐陽脩上疏曰。臣伏見朝廷選任百官。文武參用。文官在選者。各以舉主遷京朝官。其間雖容時有濫冒。然孤寒有才行之人。亦往往獲進。惟有武官中。近下班行。並無賢愚分別。一例以年歲遞遷。自借職得至供奉官。須是三十餘年。使賢愚同滯。而國家緩急要人使用。無由知其能否。或要人使。則臨時只看脚色。點差。多是不副所選。臣謂班行入仕之人。雖多端。然其中亦極有才能。可任用者。但國家舉選之法。全未精博。臣欲乞將近下班行。比類選人。別立舉官之法。凡無人舉者。官有所止。更不例遷。有舉主者。方與遷轉。或且

令無舉主者依舊年限遷轉將有舉主者別作任使仍乞嚴為約束重其連坐之法使舉者不容冒濫則才與不才漸可分別而用人不濫况今四方多事天下都監巡檢監當之類盡要得人方能集事不必遷任并閤職方用舉薦其他要切使喚處多如凡臣所請乞付樞密院商量立定法制頒行

脩論臺官資考劄子曰臣伏見御史臺闕官近制命兩制并中丞輪次舉人遂致所舉多非其才罕能稱職如昨來蘇紳舉馬端却煩朝廷別有行遣臣謂今兩制之中姦邪者未能盡去若不更近制則輪次所及須令舉人近聞梁適舉王礪燕度充臺官其人以適在姦邪之目各懷愧醜懼其污染風聞皆欲不就以此言之舉官當先擇舉主臣欲乞今後只令中丞舉人或特選舉主仍見官班中雖有好人多以資考未及遂致所舉非人者皆為且就資例可入仍乞不限資

考惟擇材堪者為之况臺中自有裏行之職以待資淺之人仍乞重定舉官之法有不稱職連坐舉主重為約束以防偽濫庶幾稱職可振綱紀

脩又上劄子曰臣近曾上言為臺官闕人乞不依資限選舉仍乞添置裏行所貴得材可以稱職竊聞近詔宋祁舉人依前只用資例又未見議復裏行臣竊嘆方今事無大小皆知其弊不肯更改凡臺官舉人須得三丞已上成資通判此例起自近年然近年臺官無一人可稱者近日臺官至有彈教坊倭子鄭州來者朝中傳以為笑其臺憲非才近歲尤甚是此例不可用明矣然而寧用不材以贖職不肯變例以求人今限以資例則取人之路狹不限資例則取人之路廣廣之猶恐無人何况專守其狹若使資例及者入三院未及者為裏行又於差除都不妨礙况今四方多事之際揚威出使正要得人臣今

欲乞特降指揮。令舉官自京官已上。不問差遣次第。惟材是舉。使資淺者為裏行。資深者入三院。臣見前後舉臺官者。多徇親戚。舉既非材。人或問之。則曰。朝廷用資限。致別無人可舉。今若革此。繆例責其惟材是舉。則不敢不舉好人。所冀漸振臺綱。免取非笑。

四年。備論貢舉。劄子曰。臣竊聞近有臣寮上言。請改貢舉。進士所試詩賦策論先後事。已下兩制詳議。伏以貢舉之法。用之已久。則弊當變更。然臣謂必先。知致弊之因。方可言變法之利。今貢舉之失者。患在有司取人。先詩賦而後策論。使學者不根經術。本道理。但能誦詩賦節抄六帖。初學記之類者。便可剽盜。偶儷以應試格。而童年新學。全不曉事之人。往往幸而中選。此舉子之弊也。今為考官者。非不欲精較。能否務得賢材。而常恨不能如意。太半容於繆濫者。患在詩賦策論。通同雜考。人穀既衆。而文卷又多。使考者心識勞而愈昏。

是非紛而益惑。故於取捨往往失之者。此有司之弊也。故臣謂先宜知此二弊之源。方可言變法之利。今之可變者。知先詩賦為舉子之弊。則當重策論。知通考紛多為有司之弊。則當隨場去留。而後可使學者不能濫選。考者不至疲勞。今若不改通考之法。而但更其試日之先後。則於革弊未盡其方。凡臣所請者。若漫然泛言之。恐不能盡其利害。請借二千人為率。以明變法之便。謹條于左。

凡貢舉舊法。若二千人就試。常額不過選五百人。是於詩賦策論六千卷中。選五百人。而日限又迫。使考試之官。追廢寢食。疲心竭慮。因勞致昏。故雖有公心。而所選多濫。此舊法之弊也。今臣所請者。寬其日限。而先試以策。而考之。擇其文辭鄙惡者。文意顛倒重雜者。不識題者。不知故實。略而不對所問者。誤引事迹者。雖能成文。而理識乖誕者。雜犯舊格。不考式者。凡此七等。

之人先去之。計於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留者次試以論。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留而試詩賦者不過千人矣。於千人而選五百則少而易考。不至勞昏。考而精當則盡善矣。縱使考之不精亦選者不至大濫。蓋其節抄剽盜之人皆以先經策論去之矣。比及詩賦皆是已經策論粗有學問理識。不至乖誕之人。縱使詩賦不工亦足以中選矣。如此可使童年新學全不曉事之人無由而進。此臣所謂變法必須隨場去留。然後能革舊弊者也。其外州解送到。且當博採。祇可盡令試策。要在南省精選。若省榜奏人至精則殿試易為之考矣。故臣但言南省之法。此其大槩也。其高下之等仍乞細加詳定。大率當以策論為先。

右臣所陳。伏乞特加詳覽。苟有可採。即乞降付有司。與前所上言

參同詳議。並于今式。

脩又上詳定貢舉條狀曰。臣等準勅差詳定貢舉條制者。伏以取士之方。必求其實。用人之術。當盡其材。今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東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此獻議者所共以為言也。臣等參考衆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故為學制合保薦送之法。夫上之所好。下之所趨也。今先策論。則文辭者留心於治亂矣。簡其程式。則閱博者得以馳騁矣。問以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故為先策論。過落簡詩賦考式。問諸科大義之法。此數者其大要也。其詩賦之未能自肆者。雜用今體。經術之未能亟通者。尚依舊科。則中常之人皆可勉及矣。此所謂盡人之材者也。其通禮一有司之所習。及州郡封彌。謄錄進士諸科帖經之類。皆細碎而無

益者。一切罷之。凡其所為。皆申之以賞罰而勸焉。如此則養士有素。取材不遺。苟可施行。望賜裁擇。

五年脩上論學士差除疏曰。臣近見翰林學士蘇紳葉清臣等。相繼解職。風聞侍從之臣。內有奸險小人。頗急經營。爭先進用。至有喧忿之語。傳聞中外。既虧廉遜之風。又損朝廷之體。臣伏思翰林學士。職重於唐世。乃是天子親信。朝夕謀議。內助之臣。當時號為內相。故其進用。尤極精選。只取材識。不限資品。往往自州縣官擢而拜者。國朝近歲於此一職。頗非其人。既其材識愚下。不足以備訪問。人主因之。薄其待遇。亦漸踈外。同於冗官。遂容小人。得以濫進。臣思其弊。蓋由不合令中書依資差除。且學士之職。本要內助天子講論外朝闕失。今若却令中書除人。置於內制。則是恩出中書之人。雖在天子左右。與無同也。伏乞自今後翰林學士。不必足員。用人不限資品。但擇有

才望正人。堪充者。出自聖意擢用。以杜小人爭進之端。而天子左右更無奸邪之人。庶清侍臣之列。

脩為龍圖直閣學士。河北轉運使。上奏曰。臣近准御史臺牒。為臣察上言待制以上。舉省府推判官。轉運使副等事。奉聖旨。去年勅命。更不行用。令臣知悉者。臣竊詳臣僚上言。悉涉虛妄。蓋因近日陛下進退大臣。改更庶事。小人希合欺罔天聰。臣試請辨之。據上言者云。若令兩制以上保舉。則下長奔競之路。方今自上自朝廷。下至州縣。保舉之法多矣。只如臺官亦是兩制以上。舉以至大理。詳斷審刑。詳議刑部。詳覆等官。三路知州知縣。通判選人。改京官。舉官入國學。班行遷閣職。武臣充將領。選人入縣令。下至天下茶鹽場務。推場及課利多處。酒務。凡要切差遣。無大小。盡用保舉之法。皆不聞以奔競而廢之。豈可獨於省府等官。獨長奔競而可廢。此其欺妄可知也。上言者又

云。遂命端士並起馳騫。且馳騫盡係小人。豈名端士。至如自來舉官之法多矣。豈能盡絕小人干求。况自頒新勅以來。何人舊是端士。頓然改節。馳騫於何門而得舉。乞賜推究姓名。若果無之。則見其欺妄可知也。上言者又云。不因請託。人莫肯言。此又厚誣之甚也。今內外臣寮無大小。曾受人舉者。十八九。豈可盡因請託而得。自兩府大臣而下。至外處通判以上。人人各曾舉官。豈可盡因請託而舉。若云其他舉官。不因請託。只此數舉官。須請託。即非臣所知也。今兩制之中。好人不少。繁難要切之地。皆已委信任用。豈可不如外郡通判等。不堪委任。舉官。况兩制之臣。除此勅外。亦更別許舉官。豈可舉他官。則盡公。唯此數則。頓徇私請。此其欺妄可知也。又云。每歲舉一百五十人。致人多而爭差遣。臣竊一人有三。人舉主。方敢望差遣。一百五十人。須一歲內有四百五十員。兩制為舉主。今兩制不及五十人。使人

人歲舉三人。即纔各是一人舉。主豈敢便爭差遣。况有不曾舉人者。或舉不及三人者。乞賜檢會。去年終兩制以上。舉到人數。便可知其恣情欺妄也。近日改更政令甚多。唯此一事尤易辨明。故臣不避煩言而辨者。伏冀陛下因此深悟。小人希合而欺妄也。緣自去年陛下用范仲淹富弼在兩府。值累年盜賊頻起。天下官吏多不得力。因此屢建舉官之議。然亦不是自出意見。皆先檢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所以元降敕文。首引國書為言是也。當時臣僚並不論議。近因仲淹等出外。與朝廷經畫邊事。讒嫉之人。見其不在左右。百端攻擊不已。此事朝廷不暇審察。便與施行。臣昨見富弼自至河北。綠山傍海。經畫勤勞。河北人皆云。自來未有大臣如此。其經畫所得事。亦不少。歸至國門。臨入而出。使河北官吏軍民見其盡忠。而不知其罪狀。小人惟務希合。又不為朝廷惜事體。凡事攻擊。至今未已。况朝廷用

人屢有進退。豈有一人纔出便不問是非。盡改所行之事。若大臣一度進退。政令一度改更。如此紛紜。豈有定制。伏望陛下重察愛憎之私。辨其虛實之說。凡於政令更審改張。臣檢察元降舉官數意。亦是於國書檢用祖宗所行之法。今上言者却云。因諫官論列。致差遣不定。而有更張。事涉臣身。不敢自辨。然臣在諫省日。言事無狀。致令來臣寮皆以為辭。豈可尚冒寵榮。不能自勅。請從黜罰。以弭人言。臣伏見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正之士。進退之際。各有恩意。此所以能使忠臣義士忘身報國至死而不已也。其今後臣寮希附上言。攻擊前兩府所行之事。乞賜辨明。擇其實有不便者。方與改更。庶全大體。則天下幸甚。臣伏見去年八月二日元降勅命節文云。比於國書擇諸治要。見其官人之際。尤重外臺之選。又云。然其進任。必屬近臣。又云。告示賞罰之命。皆三朝之攸行。此是元議舉官因依乞賜詳酌。

至和中。脩為翰林學士。又上奏曰。臣近准勅為見闕臺官下學士院。令臣與孫抃等同共保舉兩人。聞奏者。伏以學士之職。置自有唐。初以文辭供奉人主。其後漸見親信。至於朝廷機密。及大除拜。每被詢訪。皆與參決。當時居是職者。選擇既精。信任亦重。下至五代。莫不皆然。國朝遂用唐制。尤重其任。自比年以來。選用之際。時容謬濫。職以人廢。官以人輕。往時臺官闕人。只命學士一員獨舉。今乃令三人共舉。若以為俱可信。則一員只以公舉。若以為俱不可信。則雖衆舉亦豈為得人。若以為有可信。有不可信。則自宜捨不可信者。專委可信者。其不可信者。既不稱職。罷黜之可也。以臣思之。朝廷所以遽改舊制。而學士不足取信。皆由用非其人。如臣是也。今在院學士三員。孫抃胡宿各曾獨舉臺官。朝廷嘗所取信。唯臣未曾舉人。伏念臣才識庸暗。不能知之。使臣隨衆書名。則臣為耻。欲三人所見皆一。則理必

不能欲望聖慈免臣共舉。却依舊例。只命學士一員專舉。况孫抃胡宿嘗曾舉官。可以無疑。如以臣為不可獨任。乞候將來續有臺官員闕。更不差臣專舉。非敢避事。直以任非其才。不足取信。致煩朝廷。改更舊制。以此不敢不言。

備判流內銓。又上奏曰。臣勘會銓司近年選人倍多。員闕常少。待闕者多是孤寒貧乏之人。得替住京。勤經年歲。遇有合入闕次。多被權貴之家。將子弟親戚陳乞。便行衝改。或已注授者。且合待闕。或纔到任者。即被對移。只就權貴勾當家私。不問孤寒便與不便。兼臣所見臣寮陳乞多非急切事故。或云近便鄉里。或云看覲墳墓。僥倖希求。妄託名目。孤寒阻滯。徒益怨嗟。臣欲乞今後臣寮須有急切事故。如委任邊寄。不許般家。及致仕分司。丁憂病患之類。方許陳乞子弟差遣。其餘雖無事故。自將恩澤陳乞者。許銓司勘會。如已注人者。更不

改注。已到任者。更不衝移。並令別具陳乞。仍不許連併陳乞而任。如允臣所請。乞下銓司遵守施行。

脩兼三班院。又上奏曰。臣勘會本班見管使臣。至八千餘員。其入仕之源。既已冗濫。及差遣之際。又多有因緣附權貴者。僥倖多門。致孤寒者怨嗟不已。伏見近年文武臣寮出外任者。多帶指使隨行。不久便奏乞監押巡檢差遣。仍多指定去處。陳乞亦有元只是諸司職掌人。奏帶隨行。後來改轉班行。並不曾歷短使。監當差遣。便入監押巡檢親民。亦無合入遠近路分。取便指射有職田處。朝廷以重遣臣寮。奏請更不勘會差遣。資序路分。遠近合與不合。入得便行。差除相繼成例。近日漸多。合行釐革。臣今欲乞今後臣寮奏帶隨行指使之。人及三年以上。並只與理為一。俟候歸班。依例差遣。外更不得陳乞差遣。所貴止絕僥倖。

慶曆六年六月吳育上奏曰臣伏以三代以來取士之盛莫若漢唐
惟漢之興高惠所未遑暇至文帝十五年九月詔舉賢良文學之士
上親策之則有若晁錯者出焉是時無災異而舉也至武帝建元元
年冬十月詔舉賢良對策則有若董仲舒公孫弘者出焉所學亦不
因災異但策中語或及者亦陳事之一端耳非專主災異而舉也唐
開元元年六月甲子制其茂才異等咸令自舉是年設直言極諫科
迨憲宗元和間制科尤盛有元稹白居易皆特出之才觀當時策目
所訪者皇王之要道邦家之大務可以覆視固不專於災異也此漢
唐故事有足據者其間不因天變又非時親策者則亦有之厥後時
君或常自逸謂無關政及天災已著時蠹已形然後下詔舉之欲救
於臨事此則取士之弊風而後王之未逮也豈足以師為高矩哉陛
下自復制科于今累年隨貢舉而開疏數適中忽以一人之言欲議

變常之制若必災譴然後詔舉非唯失設科之本意且尤不可者
三。一則天下賢雋滯淹之士待災異而致身非所以養廉耻也。二則
平居不詢變形乃問非所以懼無災也。三則輕改信令示天下無渴
士之心非所以廣賢路也。且漢唐所立孝廉及進士等科皆每歲常
選故制舉不隨而開今禮闈凡數年一啓以制舉隨之則事適其宜
何害於事况災異之出不常厥期或彌年所無則此舉奚設或比歲
而有則於事太煩既不因乎天災又不隨乎貢舉而曰非時詔舉浩
無端倪乃是遂廢此科芻蕘稍詢則言路有開餼羊一去則禮制都亡
今無故而更張使遺才絕望其傷國體不亦大乎乞并下臣奏令兩
制詳定若漢唐故事非專為災異而設則宜當執守毋令輕變以惑
羣心臣曾應制舉母容不知知而不言於罪為大。

八年御史何郟上奏曰臣伏見近日臣寮累有舉奏近上內臣乞陞

進職任差遺。朝廷亦多從其請。酌其事體於理。非便。緣內臣雖在外任。過赴闕奏請公事。非時出入禁中。於陛下左右。最為親近。或有干請。易為通達。不宜外臣與之交結。以長弊倖。况外臣薦舉內臣。本亦不為朝廷擇人。皆是希附恩倖。為因緣進取之階。此風不除。必敗綱紀。伏望聖慈。特降指揮。戒約內外文武臣寮。自今更不許舉薦近上內臣。若奏狀下中書樞密院。亦望不行。其間或有不可任使之。人則乞從朝廷選擇。如此。則使中外之臣。各有分守。可以杜苞苴請托之弊。

左司諫錢彥遠上奏曰。臣伏以生民休戚。繫於牧宰。當國家委寄。非有才識學術。則為政疏矣。朝廷授受之際。尚小文章。事而千里。取舍倚辦斯人。故漢宣帝云。與我共此者。唯良二千石。本朝太祖皇帝嘗曰。下民雖不分菽粟。藩侯不為蓄養。朕斷不容之。誠聖人之深見遠

慮。知治天下之本在此。而近歲審官院推擇知州。並不以賢愚器識而選。止用資考與至院。後令自占員闕。差定其間。或面牆經術。庸猥冗瑣。老耗罷癯。殘虐貪暴。滑淆雜進。不敢裁黜。暨拜吏而出。豈復究心政事。惟計圭田多少。市估重輕。苞苴細載。以濟所欲。不然。酷刑罰以快怒心。飾厨傳以邀妄譽。雖有循理君子。苟身遠譽寡。無階朝廷。則汨沒下流。不能自振。監司薦舉。亦為虛名。而庸鄙淺人。坐享厚祿。通都會府。積日可至。况今諸道水沴。螟害荐臻。民之性命。責在長吏。若圖朝夕近効。誠亦未可。願少革弊事。漸期蘇息。具管見如左。

一欲乞天下知州。除藩方舊除兩省以上。及節將判知沿邊武臣外。其餘州軍民。並依故事。量大小要劇。分繫望上中下五等。其緊望州。送中書門下除。上中下送審官院。

一乞先命兩省官以上。於曾任知州成資人內各舉一人。須是履

行潔白才識政事優長者送中書門下更令咨訪銓擇才器名實委能相副令分知緊州如任內政績有聞特行超擢其所舉官亦乞獎拔如不稱職業貪猥阿枉并坐所舉官重行黜責

一上州乞令審官院不以先次名目差定揀選合入知州人歷任內曾有兩省已上臣寮轉運使副提刑朝臣共七人保舉及曾知中州成資有勞績人除授仍委中書門下於都堂等引與相見訪其學蘊測其器度堪任牧長者方許降勅如知上州任內政績殊絕即令審官院磨勘引見送名中書門下亦與緊望州其勞績即不得以催驅省稅理欠負除破應在課利增溢為數項是的為生民興利除害眾所共知者應如元因舉主擢用知上州其賞罰並依與緊望例所貴舉者不妄

一中州即委審官院依名次先後差除候差定中書門下依上州

例訪問才術如堪任牧長方得降勅其初任者入下州次任者無遣曠方與中州遠近資序並依舊勅如歷任內有贓罪及七十以上不得差注只與通判則貪夫息心懦夫自厲

一武臣除主兵沿邊差使外如合入內地知州即委樞密院具歷任勞績資序送中書門下施行

一緊望知州添支俸料圭田從兵並乞比舊當路節鎮例稍增名數其合增俸料即以本州贖罰錢充每州所增不過數十千而可以養廉耻慰清節上州亦乞優立則例中下州即依舊

一廣南西川有知州當知縣者自來例用新轉京官或移人充皆是新學小生未練政事雖地極僻左人民乃亦陛下赤子莫賦輸入刑罰用捨與內地不殊何苦輕委其人加以去闕庭迢遠萬一不幸為庸人所擾救救無告况受命之日優賜頗多俸料

加厚欲乞差台入遠地通判人充。

一内外文武臣寮不得以恩澤陳乞子弟親戚陞陟差遣資序委御史臺彈奏黜責。

一今既分列州郡地望以為資序遠揀惟人。即望朝廷少假權任寬其銜策不為小八脇持盡所蘊蓄。

一通判知縣縣令乞委所司休知州例銓量條奏。

右具于前。臣所陳列事節皆臣愚者之慮。大體如此。且今天下郡國四百有餘。以朝廷濟濟多士。歲取英髦動百千計。入流雜色亦以倍增。求四百之才。分守郡國不為艱矣。使生民帖泰。衣充食給。則太平之效如指諸掌。願皇帝陛下特留睿覽。如允臣所奏。乞送中書門下詳酌施行。

皇祐元年彥遠又上奏曰。臣伏以祖宗以來慮天下人物沉滯。孜孜

蒐訪。雖左右侍從亦許延拔俊良。所以達幽隱而勸能否。故救命在朝文臣。自知雜御史以上。武臣自觀察使已上。皆歲得舉外任州縣官二人為京官。而近年往往緣所舉之人。或有改節踰矩。刑罰并坐。一切皆不論薦。甚非詔書本意。且唯賢知賢。求士報國。此古人勇為之事也。苟不為權勢脅奪。不為賄貨遷染。深至公之心。達天下之才。彼當立効成功。何由謫累能至。皆因已不明。乃謂無善可引。致陛下恩澤之詔鬱而未宣。為羣臣私計。則精在國家。遠圖甚失。伏望聖慈令中書檢會元初。自文臣知雜御史。武臣觀察使以上。應合舉官。臣察職位姓名。每季行牒移遞。候舉奏訖。即關報御史臺。如至歲終不曾舉官。並仰彈劾。所貴英彥聚在本朝。少廣得人之路。

嘉祐五年。殿中侍御史呂誨上奏曰。臣竊以科場自間歲以來。人數減半。取之至艱。來者愈濫。其間實有才行遺者甚多。先朝詔諸路津

遣行實之士。當時被薦。雖有濫名者一二。終是比之常調。得人稍優。若此科不廢。誠有所勸。臣欲乞詔天下郡守。常切搜訪。有學識通明。履行清潔。以名薦于監司。委提刑轉運使司同共甄察。實可取者。津遣赴闕。其策試且循舊式。入官不必優異。止賜出身可也。如舉薦妄繆。亦當重責。行之若久。得人必多矣。

六年右司諫趙抃上言曰。臣竊以國家遵祖宗取士之法。每下科詔。其用舉數推恩賜第者。所以振卹淹滯。惜其老將至而無成也。伏見近歲行限年之制。進士累舉到御前。并到南省。年及五十者。始預恩例。竊緣進士應到累舉。太半是未闕間歲科場之前。經隔數歲。始得一舉。縣歷場屋。及五六舉。至有三二十年者。艱阻不少。今來舉數雖足。及有踰數者。其間多是年未及格。所以不該恩澤。四方孤寒。深可憫惻。臣愚伏望聖慈。體其久在科場。抱負文藝。始能累此舉數。特降指揮。天下免解舉人。舉數已足。年未及五十。今來不預南省。奏名者。許減五十年之限。俾就廷試。而霑一命。則寒儒無沉淪之嗟。聖朝廣搜揚之路。亦忠厚之大端也。

仁宗時。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司馬光論舉選狀曰。右臣竊以取士之道。當以德行為先。其次經術。其次政事。其次藝能。近世以來。專尚文辭。夫文辭者。延藝能之一端耳。未足以盡天下之士也。國家雖設賢良方正等科。其實皆取文辭而已。近以給事。赦節文。應天下士人有素敦節行。兼通學術。以為鄉里所推者。委轉運使提點刑獄。同加搜訪。每路各三兩人。仍與本處長吏連署。結罪保舉。聞奏。所舉之人。朝廷命本州敦遣。至則館於太學。待遇甚厚。考試之際。不糊名。謄錄。既而署等補官。皆過所望。此誠合先王取士之道。臣謂國家將除積久之弊。立太平之基。天下士大夫皆靡然嚮風矣。行之未幾。忽聞朝廷

一切罷之。無不悵然失望。臣誠意愚不識所謂。若以所舉之人。多非實有材行。則當治舉將之罪。別加搜訪。豈可以一二人謬濫廢天下之舉賢。是猶因溺而廢天下之舟。因噎而廢天下之食也。且人之毀譽。或出愛憎。雖復聖賢不能自免。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恐國家亦未可以此遙斷。否臧。遽行黜陟也。就使其人平昔所行。誠有虧弊。古之人或舉於漁蓐。或舉於盜賊。豈可不容其改行自新。而終身棄之乎。且人之行能。迭有短長。若不棄瑕錄用。而以一節廢之。則失人多矣。臣愚以為天子撫有四海。海內之士。不可以身察之也。必資舉者。然後能盡天下之才。既用舉者之言。授之爵祿。苟不嚴為禁約。以防其私。則請託欺罔。無不至矣。竊以孝者士之尊行。廉者吏之首務。故漢世舉士。皆用孝廉行之最久。得人為多。臣欲乞應天下知州府軍監任內聽舉孝廉一人。大藩聽舉一人。轉運使提點

刑獄任內聽舉三人。並須到任及一年以上。方得奏舉。夫鄉舉里選。雖為古法。今之為吏者。不得久於其任。士之素行。或不能盡知。若本部無人可舉。即聽舉別部之人。素所知者。以充其數。其在京兩制以上。聽歲舉一人。其舉狀逐時送貢院。置籍收掌。每遇科場詔下。即委貢院選擇其日。以前舉主最多者。取三十人。申奏。降指揮。下本貫敦遣赴闕。若舉主數同者。即以發狀先後為次。謂若俱有三人舉主。則取第三狀。日在前者。仍於進士奏名額內減三十人。候到闕日。或陛下臨軒親試。或委中書門下試經義策一道。時務策一道。但以義理優長為上。不取文辭華美。若所對經義乖戾。聖意及時務全不通曉。方行黜落。其及第授官。並與進士第一甲同在明經之上。仍於告身前列坐舉主姓名。其所舉之人。若犯私罪。情理重。及正入已贓。未及第者。舉主減三等。已及第者。減一等。坐之。並不以赦原。其公罪及私罪。情理輕者。舉主不

坐。其未舉以前若曾犯罪。除公案見在。證驗明白。外舉主亦不坐。即因勢要屬請求舉。及為人屬請。并受屬請而舉之者。並科違制之罪。受賦者。並以枉法論。即敦遣不至者。更不就除官。若累經敦遣不至。即乞朝廷臨時裁處。特加聘召。不為定制。又國家置明經一科。少不應者。及諸科所試大義。有司不以定去留。蓋由始者立格太高。致舉人合格者少。臣欲乞今後明經所試墨義。止問正文。不問注疏。其所試大義。不以明經諸科。但能具注疏本意。講解稍詳者為通。雖不失本意。而講解踈略者為粗。餘並為不通。若能先具注疏本意。次引諸家雜說。更以己意裁定。援據該贖義理。高遠雖文辭質直。皆為優等。與折二通。若不能記注疏本意。但以己見穿鑿。不合正道。雖文辭辯給。亦降為不通。其明經以六通。諸科以四通以上為合格。若合格人少。即并取粗多者。合格人多。即減去通少者。委試官臨時相度。令合

元額。又舊制明經以周易尚書為小經。今欲乞以周易尚書毛詩為一科。三禮為一科。春秋三傳為一科。皆習孝經論語為帖經。又說書一科。議者多以為不當廢。欲乞與明經並置。但每次科場。止取十人。奏名在諸科額內。試中受官。並與諸科同。若自以本科及第。或出身者。更不得就試說書。如此。則求賢之路廣。請託之源絕。淳偽之風息。得人之頌興矣。

先又論制策等第狀曰。右臣近蒙差赴崇政殿後覆考。應制舉人試卷。內圓題兩號。所對策辭理俱高。絕出倫輩。然題所對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者。一兩事。與所出差舛。臣遂與范鎮同議。以圓為第三等。題為第四等。詳定官已定。從覆考。竊知初考官以為不當。朝廷更為之差。官重定。復從初考。以題為不入等。臣竊以國家置此六科。本欲取材識高遠之士。固不以文辭華靡記誦雜傳為賢。題所試文辭。臣

不敢復言。但見其指陳朝廷得失。無所顧慮於四人之中。最為切直。今若以此不蒙甄收。則臣恐天下之人。皆以為朝廷虛設直言極諫之科。而趨以直言被黜。從此四方以言為諱。其於聖主寬明之譽。虧損不細。臣區區所憂正在於此。非為臣已考為高等。苟欲遂非取勝而已也。伏望陛下察臣愚心。持收趙入等。使天下之人。皆曰趙所對事目。雖有漏落。陛下特以其切直收之。豈不美哉。

張方平上選舉論曰。臣聞設官所以共理。擇才所以任官。夫位職祿三者。官之紀也。德才勞三者。人之分也。度德居位。量才賦職。計勞詔祿。興王所以治。德不稱位。才不任職。勞微祿重。衰世所以亂。惟君司牧兆庶。惟理亂在庶官。惟賢惟能。其難其慎。古先明王。育才考德之道至矣。周之取士。爰始庠塾。鄉老舉秀。茂而實其禮。司徒教行。藝而升諸學。樂正品俊。造而進其名。司馬辨官材。而定其論。而後天官執

其柄。而詔其爵。內史書其貳。而制其祿。司士掌其版。而知其數。小宰平其計。而弊其治。蓋其官人之法如是之詳。漢之取士。亦始鄉邑。自幹佐曹吏。見拔州郡。復辟公府。更舉高第。始出除吏。其郡國所送孝廉。或公車延召。諸罷職待詔者。悉居三署。光祿歲察四行。能吏廉吏。方補用焉。至于魏氏。疆宇分蹙。兵戎罹亂。衣冠僑寓。陳群立九品之法。而選舉始濫。中正定高下。以署品。吏部據升降。而授任。後其法益壞。議者紛起。而終不能革。歷六代而至隋。中正始罷。大進士科者。設自隋。煬縣于唐。而我朝循之。可謂浸淫而蕃大矣。為業益浮。入仕益易。唐考貢士之制。專委有司。歲第殊鮮。雖升名王府。而未階仕牒。再試于吏部。有屢斥焉。其中格者。補畿赤丞尉。爾其不中格者。或例赴選曹之集。從事藩侯之府。必外效有著。而真命始加。我太祖之初受命也。王略猶梗。人物蓋希。進士登科。歲無十數。抑于時文法闊略。

吏員簡疎嘗聞郡自牧長而下或數員而已爰及太宗治致泰平教風寢盛丕冒出日一統無外且喜天下英俊盡入彀中始親御便殿以臨試貢士博於采拔務盡乎人材待以不次驟升乎美仕國初進士甲科授司寇或幕職官興國之初始授等甲京朝官倅大郡或即授直館者進士甲第多至七百人後遂為例至今興國已降遠為常規然凡諸為士之民惟此為干祿之路儒術治國誠王道之大經文藝起家固儒林之盛選是以天下學士靡然嚮風非惟道化所陶抑由寵利所誘也夫子曰以言取人必極其言而考言彌華於道所以紳行之稽古之識端甫鮮經時之論蒞官少稱職之吏臨事無仗義之節風俗有流薄之損朝廷成掄選之濫豈不田乎易取而驟用之乎此張衡所以深憤嫉於漢日揚綰所以議革廢於唐年且三王之道不能無蔽故董仲舒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夫周之

造士論材始乎庠序至漢而興廉舉孝自諸鄉里至順帝凡三百年而左雄建議諸生試章句文吏課牋奏而為限年之格又百年而魏陳群設九品官人之制又三百年而隋文立志行脩謹清平幹濟之目次及煬帝更制進士詞賦之科此皆歷代舉選之道因時之宜更救其失猶三代忠質文之政以革故易化者也伏惟朝廷取賢歛才之方故亦並開數路惟是進士最廣而甚夷鼎司台席之崇主署金閤之彥更處乎館殿參布乎臺省國之綱紀民之君師百辟衆官其清塗要地者何莫由斯而起歟雖名臣輩出而淆濫為多其故由于取之泛也以周漢育士之詳而不能盡善良又况採一日之伎昧素定之價若之何責以無濫也歟夫以唐氏之制專委有司者則利在乎才者必不遺弊在乎啓奔馳之徑而平素者絀焉以今日之法則利在乎使人循道以求已弊在乎得者不必才才者不必得而勸勵之

教怠焉其利害相形之理思所以折之必有短長矣至如儒術之微削思所以振重之士節之陵遲思所以興起之皆國家教化之端王政之本聊用窺測以著于篇

方平上孝廉論曰臣聞善論士者先行而後藝善官才者獎本而礪末故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先王之臨天下也正其大倫長其義節務隆道化使民歸厚故周官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一曰六行實先孝友漢制始復孝悌而得拜官武帝遂以孝廉名科郡國不舉孝以不恭論不察廉者免漢之得人雖稱數路最近王道茲制為篤歷世而下風教寢微豈古今之俗殊蓋勸導之方淺且人才行鮮克相兼以慶建之謹厚不通舒詎之經術以黜式之質直又乏遷向之文雅而今官人之格蓋進士明經世家而已孝如曾閔莫希勸駕之遺廉若夷范未入辨材之論臣愚以為宜復孝廉之

科自兩府大臣各歲舉一人而天下歲貢委于外臺其有持身端事親孝生養以禮沒喪有聞友于兄弟睦於族親為姻黨所宗慕為里閭之歸仰者可許鄉人署行列狀于縣縣大夫詢于衆而實升之于州州長審訪如所署以聞外臺外臺會部郡所上各考次其行陟其尤異者一道歲取三人焉獻于天子不必備惟其人其涉知文義頗通經業者命有司量策以時務隨才而叙官之其行實誠著而殊昧于學藝者可寵以上佐助教冗散之秩復其家勿徭臣聞動人以行不以言教人以厚不以薄蓋經術者仁義之糟粕文章者經術之駕說夫躬行其道而不見顯異顧獨駕說之尚臣疑旌勸之術未為盡也且世家廕補歲以百數二科取士一開貢闈而第者以千計雜流冗仕不在焉誠叅以孝廉之舉則勸善勵俗之方不益備乎記曰上舉孝則民不遺其親上察廉則民不贖於行邑取一人焉一邑之人

勸勸矣。州舉一人焉。一州之人聳矚矣。天下之為人父兄者莫不勗其子弟。天下之為人子弟者莫不勉其行之在其身也。故夫厚人倫移風俗。美教化。其惟進孝廉之士乎。

方平又上選格論曰。臣聞選舉之法。自周漢至隋。凡六革。夫惟更張以救其弊。立制以宜其時。得政之體也。且人情安於久習。時論重乎改作。通者寡而泥者衆。倡者孤而沮者群。是故因循之患。政之大病。古今所同也。昔後漢左雄。以廉茂之陵遲。郡國因緣多濫。始建議諸察舉者。皆先詣公府。諸生試經業。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而拘以限年之法。于時胡廣郭虔駁於前。張衡黃瓊非於後。上獨信嚮雄議。得行。自雄在尚書。歷十餘年。天下無敢妄舉。朝廷稱為得人。後世識者方善其制。故知昧時之經者。必循名以遺實。違政之方者。乃收實而後名。駁於前者。是疑其冒聽之說。善於後者。是見其耳目

之效也。唐代宗時。楊綰以貢舉之弊。建議請廢明經進士之科。而復鄉舉里選之法。詔下其議。而在廷名臣多同於綰。遂行其制。後近臣淺滯者。或論其不便。上不能持旋以復舊。今二科之弊。獨在乎泛濫猥多。而取之不能精。或實學而見遺。或下材而高第。然天下所以未厭者。以國家處之以至公。而有司不得措其私。此所以人自循己。反之於命。不復咎於法也。且二帝之廷。嚮資及陋。三王之盛。感發夢卜。至于兩漢。士束脩於衡華。而辟書在門。魏晉之際。操行內著。清議外同。夫使士以謹身篤行。為無益。寵名爵祿。為僮來。成苟然之俗。敗奮勵之節。是於政體。不已虧乎。今一啓禮闈。仕逾千數。銓衡依等。以注授。郡縣無員。以除遣。乃復過期。停罷。遷延歲月。則是賢愚同滯。涇渭一波。不審源而塞其流。不計本而抑其末也。臣愚以為宜略比唐制。依其甲品。設為選限。其在殊等。特承優恩。請循舊即除。以旌高。餘

當入選率從限格其能別決科目自當更蒙賞拔且唐以明經之士
為及第宏詞拔萃為出身及第者雖有籍王府而未階仕牒乃辨材
定論之名出身者始著錄官板而蒞行公政有為臣事主之義試夫
以二科羅衆士以詔舉擢異材以選限難濫進數路而取為制具備
若國行盛禮章慶四方凡名選人復當普叙伏請初入選者稍宜異
其節文可委自刺守察其鄉論有一介之節一善之長今以名聞即
為注授其不預舉必滿選期凡今之士流鮮自敦飭學業務苟就
仕進規乎速至且民之情偽動息事之險阻艱難古為政者必周知
之自非賈生終軍之妙齡甘竒辟疆之神敏則雖有明悟之性或多
輕簡之夫今夫立選以重其進設舉以勉其立則必人自磨勵家自
教勗終始修整務為鑑基自然人知謹身之勸士免去業之速鄉里
有恭讓之義場屋息爭逐之末官局得才良之吏銓調省煩積之員

肅其風聲端其教節不亦優乎

方平又上川嶺舉人便宜論曰臣聞唐因隋制以二科取士然諸侯

得自辟署任進路廣不專科第多由藩幕入登王朝又閩嶺黔峽士

人殊鮮兩河之外後為寇境帝都關中近乎巴蜀故禮闈可以歲啓

選第不逾十人開元天寶舉人或至二十人然登第者百才收我太祖朝其風猶存抑亦

王度草創人物希少及舉荆蜀平江廣收閩越定太原武事偃罷文

物寔昌與國以來取士益廣風教遐被海寓大同或博帶於文身誦

聖言於鳩舌甌閩之俗編戶待乎賓興印髻之鄉比閭思乎隨計踰

劍者崎陟萬里度嶺者往復一年故禮闈不可歲開而賢者能者同

時而滯塞貢士必當廣取而猥者濫者一槩而混淆且其遠方之人

顧有可售之伎雖蒙續食莫拔窮巷之身弗預克康遂斷亨衢之望

託於遐陋誠有可嗟臣伏請凡當秋賦之年禮部既以三月上請即

頒下遠方。其嶺南兩川。即於中夏發薦。其預薦名者。嶺南諸郡送廣州。兩川諸郡送益州。委二府如禮部式考試。當試時。本路轉運使及州長吏監考於部郡。選差文學才望有聞者為試官。朝廷特遣臺閣臣察一人。傳詣監試。比歲之杪。取令畢事。其當解人。即遣至都。附南省榜。送預廷試。其不預解人。即依到省叙舉。其廷試下第者。既還本貫。許本路計使差充攝官。如此則遠人免崎嶇之勞。寒士無棄廢之歎。土俗以鄉舉而民勸。禮闈得人省而考精矣。難者曰。今禮部考試。選委大臣。遍擇館殿。博用才良。以司考較。又糊名轉錄。以防私濫。誠重難其事矣。捨是而委二府。其曰可乎。臣對曰。彼岷嶺雖狹。然各踰百城。官吏數百。計皆王朝任用。銓衡選補。二府長吏。國之重寄。兩臺使者。朝必慎擇。誠復遣臺閣才。臣就而監之。嚴其法制。明其條約。重其委付。信其命令。可遙御矣。如唐時分選于洛邑。放第于東都。其制

近之矣。况此試時。官集諸州。匪容私請。權分衆手。當由公共。且方為薦發之地。豈預名器之柄。理無疑者。於何不安。難者曰。夫變常危事。改作惡名。今夫二府之選。多則長濫。鮮則起怨。且衆聚焉。非國家綏遠之術也。臣對曰。夫變常之事。危。改作之名。惡。為其乖民情而動也。變之順衆。改之就利。何危而惡乎。臣嘗見禮闈川廣之貢士。各纒百人。夫豈衆之謂乎。且二方之士。趨赴試集。往復幾年。驅涉萬里。與四海之衆。多角無涯之得失。或黜罷退。鮮不告勞。今使不出鄉關。坐而就舉。藝學相委。名稱相聞。就有取捨。皆其土人。擇一方之官吏。考百人之所試。取之必精。又何濫之長。退之以禮。復何怨之存。故臣謂之便。理可詳矣。

方平知貢舉。又上劄子曰。臣聞文章之變。蓋與政通。風俗所形。斯為教本。國體攸繫。理道存焉。况今官才專。取辭藝士。惟性資之敏。而學

問以充之。故道義積乎中。而英華發於外。以文取士。所以叩諸外。而質其中之蘊者也。言而不度。則何觀焉。伏以禮部條例。定自先朝。考較升黜。悉有程式。自景祐元年。有以變體而擢高第者。後進傳效。因是以習。爾來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相勝為奇。至太學之建。直講石介。課諸生試所業。因其好尚。而遂成風。以恠誕詆訕為高。以流蕩猥煇為贍。逾越規矩。或誤後學。朝廷惡其然也。故下詔書。丁寧誠勵。而學者樂於放逸。罕能自還。今貢院考試諸進士。太學新體。間復有之。其賦至八百字已上。而每句有十六八字者。論有一千二百字以上。策有置所問。而妄肆膏臆。條陳他事者。以為不合格。則辭理粗通。如是而取之。則上違詔書之意。輕亂舊章。重虧雅俗。驅扇浮薄。忽上所令。豈國家取賢。敏材。以備治具之意耶。其舉人程式。有擅習新體。而充誕漫。不令程式者。已准格考落外。竊慮遠人。未盡詳之。伏乞

朝廷申明前詔。更於貢院前榜示。使天下之士。知循常道。臣典司憲度。後預文衡。敢此敷聞。伏候進止。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六十四

